



名曰龍勝者	然燈照彼佛	富沙如來邊
曾施白氎敷	藥師王佛邊	持寶蓋供養
佛名大牟尼	復有師子相	世尊勝功德
持寶網供養	有佛名迦葉	雜音聲供養
昔佛名解脫	供養雜末香	寶相佛世尊
天華而供養	阿芻婆諸佛	勸請坐象輿
世間王尊佛	供養以華鬘	尸棄佛世尊
捨王位布施	有佛名難降	一切香供養
大然尊佛邊	布施自身體	蓮花上佛前
布施諸瓔珞	法幢如來上	散諸妙花香
然燈世尊邊	五青蓮奉施	如是等諸佛
自餘無有量	難說不思議	往昔諸世中
仁並曾供養	復持無量種	最妙供養具
供彼過去佛	無有疲倦心	今念彼供養
思惟往諸佛	為諸眾生輩	生慈解脫故
覺悟莫戀家	尊於過世時	在然燈佛所
供養彼佛已	逮得上無生	及獲五神通
復證順法忍	於後仁尊者	供養佛勝前
僧祇數僧祇	如是諸劫數	彼諸劫皆盡
諸佛亦滅度	仁往昔諸身	彼世中所受
種族及名字	亦皆悉滅無	諸行法非常
世間相不定	速捨空誑境	疾宜早出城
生老病死隨	難當甚可畏	猶如劫火起
炎熾燒世間	無常火亦然	燒盡一切世
如是諸苦逼	云何可暫停	應觀諸眾生
沒在煩惱暗	愚癡無慧眼	不能自覺知
發大精進心	令功德圓滿	為諸眾生輩
速出莫住家		

如是諸法之聲欲令太子厭離世間心生覺悟

佛本行集經出逢老人品第十六

爾時作瓶天子欲令太子出向園林觀看好惡發厭心故漸教捨離於彼宮中是時宮中所有娖女作諸音聲歌唱疲極自然次第更復讚歎園林功德其音稱言聖子諦聽園林之地甚可愛樂所謂其地布青軟草樹木可喜枝葉扶踈華果敷榮蓊鬱滋茂復有諸鳥所謂種種鴻鶴孔雀鸚鵡鸚鵡及拘翅羅鴛鴦等鳥出於如是微妙之聲

爾時太子聞是聲已發出遊心即喚馭者而謂之言汝善馭者今可速疾嚴飾莊校賢直好車我今欲向於彼園林觀看善地是時馭者聞此語已白太子言謹依命教不敢有違是時馭者速疾即奏淨飯王言大王當知太子今欲出向園林觀看善地時淨飯王出勅宣令迦毘羅城一切內外悉遣灑掃清淨莊嚴除却土堆砂礫瓦石穢濁糞聚皆使端平以妙香湯灑散地上滅諸塵埃又以香泥用塗其地復持種種香華散上於諸街巷處處皆燒雜妙好香其諸街巷四衢道頭置滿瓶水安諸雜華以芭蕉樹處處莊嚴於諸樹間懸雜色幡復於樹上或以寶物或以繒綵作蓋作幢用莊嚴樹樹間復懸真珠瓔珞七寶羅網而覆其上其羅網日節節復懸金銀寶鈴和風吹動出微妙聲或以七寶作日月像及諸天形各持瓔珞廁羅網間於羅網間又復更懸白猫牛尾及雜眊等時淨飯王如是教勅雜妙莊嚴迦毘羅城精麗猶如乾闥婆城一

種無異莊嚴城已復飾園林除却沙石及諸糞穢乃至交珞懸眾寶鈴如上所說其諸樹中有男名者以男瓔珞而莊嚴之若女名者以女瓔珞而莊嚴之復教打鼓振鈴遍告城內人言汝等悉皆除却道上或老或病或復死亡盲聾瘖瘂六根殘缺不具足者悉令驅逐但是心意所不好喜及非吉祥並令除擗勿使太子於路見之是時馭者莊飾車乘駕善調馬悉嚴備已白太子言聖子當知今已駕被車馬訖了正是行時可乘而出觀看善地

爾時太子從座而起至輦乘所登上寶車上已乘持大王威神巍巍勢力從城東門引導而出欲向園林觀看福地是時作瓶天子於街巷前正當太子變身化作一老弊人偃偻低頭口齒疎缺鬚鬢如霜形容黑皺膚色黧黹曲脊傍行唯骨與皮無有肌肉咽下寬緩如牛垂頰身體萎摧唯仰杖力上氣苦嗽喘息聲麤喉內吼鳴猶如挽鋸四支戰挑行步不安或倒或扶取杖為正如是相貌在太子前順路而行太子見彼老人身體如是戰慄不祥衰相如上所說於太子先困苦匍匐太子見已即問馭者此是何人身體皺皺肉少皮寬眼赤涕流極大醜陋獨爾鄙惡不似餘人兼其頭顱髮稀脫落如我所見餘人不然又復眼深與眾特異口齒缺破無可觀瞻即向馭者而說偈言

善馭駕乘汝今聽 此是何人在我前  
身體不正頭髮稀 為生來然為老至  
爾時馭者因被作瓶天子神力白太子言大聖太子如此人者世名為老太子復問於馭

者言世間之中何者名老。馭者即事報太子言。凡名老者。此人為於衰耄所逼。諸根漸敗。無所覺知。氣力綿微。身體羸瘦。既到苦處。被親族駢無所能。故不知依怙。兼且此人亦不能久。非朝即夕。其命將終。以是因緣。故名老壞。即為太子而說偈言。

此老名為大苦惱 劫奪美色及娛樂

諸根毀壞失所念 支節舉動不隨心

爾時太子聞此偈已。問馭者言。此人為是獨一家法使其如是。為當一切諸世間相。悉皆如斯。是時馭者報太子言。聖子當知。此人非獨自一家法使其如斯。但是一切世間眾生。皆有是法。太子復問彼馭者言。我今此身亦當如是。受老法耶。馭者答言。如是如是。大聖太子。貴賤雖殊。凡是有生。悉皆未過如是老法。即今人身具有如是老弊之相。但未現耳。太子復問於馭者言。若我此身不離是老老法。未過有是醜陋衰惡相者。我今不假向彼園林遨遊戲笑。宜速迴駕還入宮中。我當思惟。作何方便得免斯苦。是時馭者答太子言。如聖子勅。我不敢違。即迴車乘還入於城。是時太子至其宮內。坐本座上。正念思惟。我亦當老。老法未過。云何縱逸自放身心。時淨飯王問馭者言。汝善馭者。今從太子從宮內出。至於園中。遊戲觀看。恣情極目。歡樂以不。其馭者跪報於王言。大王當知。太子出遊至於半道。勒駕迴還。不到園苑。時淨飯王問馭者言。太子何故不至園林。中道而返。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欲向園林遊戲。始至半路。

忽於道傍見一老人。乃至身體戰慄拄杖。或倒或起。不能正行。太子如是見彼人已。即勅迴車。還入宮內。加跌而坐。正念思惟。時淨飯王即心念言。希有希有。此之形相。阿私陀仙授記。語言必定真實。決恐太子捨家出家。我今宜應更為太子增益五慾。若其廣見五慾之事。充足心眼。染著情迷。不出家者。稱適我意。時淨飯王即為悉達。加足種種五慾諸事。悉令增廣。使太子心著於愛樂。不聽出家。而有偈說。

彼宮內中多受樂 欲出遊戲見老人

還入宮內心憂愁 嗚呼我未脫此老

父王聞此語言已 心思畏子捨出家

增益五慾及宮人 令著恩愛紹王位

爾時太子在於宮內。充足五慾娛樂遊戲。無有疑難。尊重貴勝。唯獨一人。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四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五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淨飯王夢品第十七

爾時作瓶天子以神通力。欲令太子發出家心。即於其夜。與淨飯王七種夢相。時淨飯王眠臥床上。於睡夢裏見如是相。第一所謂夢見。有一大帝釋幢。其幢周匝。有於無量無邊人。舉從迦毘羅城東門出。第二所謂夢見太子。乘十大象。駕馭眾車。從迦毘羅城南門出。第三所謂夢見太子。駕馭馬車。端坐其上。從迦毘羅城西門出。第四所謂夢見雜寶莊嚴一

輪從迦毘羅城北門出。第五所謂夢見太子。在迦毘羅城之中央大街衢內。手執一搥。搥打大鼓。第六夢見此迦毘羅城之處。中有一高樓。太子坐上。四面散擲無量諸寶。而其四方復有無量無邊億數諸眾生。來將此寶去。第七夢見此迦毘羅城外不遠。有於六人舉聲大哭。號咷流淚。各以兩手自拔頭髮。宛轉于地。時淨飯王於夢裏見如是之相。心大惶怖。恐畏毛豎。遍體戰慄。驚悸疑怪。忽然而寤。覺已即喚所當宮內諸大臣來。而勅彼等作如是言。卿等知不。我於今夜夢見。如是大恐怖事。七種次第。如前所列。皆悉說之。復勅語言。汝等善持此等諸夢。莫令忘失。明日坐殿。可於眾內。奏我令知。而諸臣等聞王勅已。即白王言。謹如王勅。實不敢違。天曉王坐。即於眾中。具以夜夢。諮奏王知。時淨飯王聞臣白已。即召國內善解占夢諸婆羅門。而告之言。汝等大智。解我所夢。有何果報。我夢如是。如前所說。彼等大智。諸婆羅門。聞王勅已。各共思惟。量宜可否。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我等未曾聞如是夢。我等聞已。心意迷荒。不知此夢有何果報。時淨飯王聞諸占夢婆羅門等作如是語。心復憂愁。作如是念。或我太子不得作於轉輪聖王。莫復得已。而還墜落轉輪王位。今我心內極大憂愁。誰能決我如此疑結。爾時作瓶天子在於淨居宮殿之內。遙見淨飯大王。如是憂愁不樂。見已。忽然從彼天宮隱身而來。化作一梵婆羅門身。頭有螺髻。以鬢為冠。智慧聰明。端正盛少。著黑鹿皮以為

衣服。立在淨飯王宮門外。唱如是言。我能善解淨飯王夢。決斷所疑。時當門人聞婆羅門作此語已。速疾往詣淨飯王所。長跪諮白淨飯王言。大王當知。門外有一婆羅門立。口稱是言。我善能解一切諸夢。時淨飯王即便勅喚。此婆羅門令入宮中。入已歡喜。即宣勅問彼婆羅門。作如是言。汝巧智慧。大婆羅門。今知已不。我於昨夕夜半之時。見如是等七種夢相。第一見有一帝釋幢。無量無邊。百千人民。左右圍遶。共舉此幢。從迦毘羅城東門出。乃至去此迦毘羅城道里不遠。見有六人舉聲大哭。以手拔髮。我今恐怖。心意迴遑。夢相既然未知善惡。汝可為我一解之。時淨飯王作是說已。默然而住。聽其解釋。

爾時作瓶天子即白王言。大王當知。王所夢見一帝釋幢。有於無量無邊人民。左右圍遶。共舉此幢。從城東門而將出者。此是大王悉達太子。與於無量百千諸天。左右圍遶。當捨太子。從宮閣內踰城出家。此夢是彼於先瑞相。又復大王所見太子乘十香象。駕馭眾車。從城南門而出行者。彼出家已。即便證得於薩婆若。及以十力。此夢是彼於先瑞相。又復大王所見太子乘駟馬車。從城西門而出行者。彼出家已。證薩婆若。具足而得四無所畏。此夢是彼於先瑞相。又復大王所夢雜寶莊嚴一輪。從城北門而出行者。彼出家已。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於天人前轉於無上微妙法輪。此夢是彼於先瑞相。又復大王所夢太子在迦毘羅城之中央四衢道內。手執

一槌擊大鼓者。彼出家已。證得菩提轉法輪時。諸天各各揚聲唱言。其音上徹。乃至梵天。傳相告知。響遍色界。此夢是彼於先瑞相。

又復大王所夢太子在迦毘羅城之處中樓上而坐。四面散擲種種寶者。彼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於諸天人八部眾前。當散如是眾妙法寶。謂四念處及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種種諸法。此夢是彼於先瑞相。又復大王所夢去此迦毘羅城其外不遠。見有六人舉聲大哭。手拔髮者。太子出家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菩提已。而於彼時有諸六師。其心應當生大憂惱。所謂富蘭那迦葉。摩婆迦羅瞿奢子。阿耆那。只奢甘婆羅波羅浮多迦吒耶那。那闍夷裨耶私致只子。尼乾陀若低子等。此夢是彼於先瑞相。

爾時作瓶天子為淨飯王解說夢已。白大王言。大王宜應心生歡喜。勿懷恐怖。憂畏不樂。何以故。此夢吉祥。獲善果報。須自慶幸。慎莫有慮。如是安慰淨飯王。已忽然不現。

時淨飯王聞婆羅門如是解夢說云。吉祥善果報已。即為太子更重增加五慾之具。令太子心染著愛戀。望不出家。爾時太子在於宮內。恣意而受五慾之事。不可思議。

佛本行集經道見病人品第十八

爾時作瓶天子復更思惟。此之護明菩薩大士。在彼宮內著於五慾。放逸情蕩。已經多時。世間無常。盛年易失。護明菩薩應當早捨宮內出家。我今可先為其作相。勸請覺悟。令速厭離。如是念已。作瓶天子神通力故。亦是護

明菩薩大士宿福因緣。坐於宮內。忽然發心。欲出園林。觀看遊戲。爾時太子召喚馭者而告之言。謂善馭者。汝可速疾莊嚴好車。我欲出城。向於園苑。遊戲悅目。觀看叢林。是時馭者白太子言。如聖子勅。我不敢違。馭者既聞太子如是教令語已。即往奏白淨飯王言。大王當知。太子今欲出。向園林。觀看善地。時淨飯王出勅。宣令國內人民。悉使莊嚴掃灑。清淨迦毘羅城。並遣除却一切諸草沙礫荊棘。朽木土堆糞穢臭處。皆令平坦。乃至園內。所有女名樹木之者。還令以女瓔珞之具。而莊嚴之。男名樹木。以男瓔珞。而用技飾。乃至道上。於太子前。或老或病。不聽出現。莫使太子見。已生於厭離之想。是時馭者莊校車已。進太子言。已嚴車訖。唯願聖子善自知時。是時太子即乘寶車。乘已執持。大王威神巍巍盛德。從城南門漸漸而出。欲向園林。觀瞻嬉戲。爾時作瓶天子。即於太子前路化作一病人。人連骸困苦。水注腹腫。受大苦惱。身體羸瘦。臂脛纖細。痿黃少色。喘氣微弱。命在須臾。臥糞穢中。宛轉呻喚。不能起舉。欲語開口。纔得出聲。唱云。叩頭乞扶我坐。是時太子見彼病人。乃至口言。唱扶我起。太子見彼病人。已問馭者言。謂善馭者。此是何人。腹肚極大。猶如大釜。喘息之時。身遍戰慄。臂脛纖軟。身體羸<sup>尤</sup>痿黃無色。或復唱言。嗚呼阿孃。或復稱言。嗚呼阿爺。悲切酸楚。不忍見聞。依託他身。方能起止。時作瓶天子。以神通力。教馭者報於太子言。願聖子聽。此名病人。太子復問彼馭者言。稱

病人者。此是何名。馭者報言。大聖太子。此人身體不善安隱。威德已盡。困篤無力。死時欲至。無處歸依。父母併亡。無處告訴。已無歸依。無告訴。故此人不久自應命終。欲得求活。極大困苦。必當不濟。望覓差日。無有是處。唯待時耳。大聖太子。以是因緣。故名病也。而有偈說

太子問於馭者言。此人何故受是苦

馭者奉報於太子。四大不調。故病生

太子復問於馭者言。此人為當獨一家法。為當一切世間眾生。悉有是法。馭者報言。此之病法。非獨一家。一切天人眾生。雜類皆悉。未免。太子復言。我亦此病。未過未脫。會當似彼。成如此事。嗚呼可畏。太子即告其馭者言。謂汝馭者。若我此身不脫。是病。具茲病法。難得度者。我今不假。至彼園林。遊戲受樂。可迴車。駕還入宮中。我當思惟。馭者答言。如太子勅。是時馭者既受教。已迴車向宮。是時太子還入宮內。端坐思惟。我亦當病。病法未現。豈得縱情。時淨飯王問馭者言。太子遊園。受歡樂。不馭者報言。大王當知。太子欲向城外。出遊觀。看池沼。而於半路。見一病人。乃至口言。願扶我起。見已。即勅迴車。而還宮中。靜坐思惟。繫念時。淨飯王聞此語。已心內思憶。阿私陀仙授記之語。決定真實。太子莫復捨家出家。我今可為太子。更加五慾之事。增長太子。令著五慾。不捨出家。時淨飯王。即益太子五慾之具。復倍增長。而有偈說

太子久住宮閣中。欲出向園。受五慾。路見一瘦羸病者。便生厭離。慾想迴

端坐思惟。老患因。我今未超。何得樂。色聲香味等諸觸。最妙最勝。不可厭。大士昔行善業緣。今受極樂。無有比。如是次第。太子在於宮內之時。具足而受五慾功德。晝夜無絕

佛本行集經路逢死屍品第十九

爾時作瓶天子。復於一時。發如是念。此之護明菩薩大士。在於宮內。極意歡娛。今時已至。護明菩薩。宜早出家。我今可為彼大士。故勸請。令出厭離。五慾。捨家出家。是時作瓶天子。心欲勸發於護明。故作意。令從宮內而出。向彼園林。觀看善地。是時太子告馭者言。謂善馭者。汝可速駕駟馬寶車。我欲出城。詣園遊戲。是時馭者聞太子命。即疾往奏淨飯王言。大王當知。太子欲出觀。看園林。時淨飯王。勅令莊嚴迦毘羅城。掃灑街巷。荊棘沙礫。朽木土堆。糞穢瓦石。皆悉淨除。乃至園內。所有諸樹。是女名者。女瓔珞嚴。男名字者。男瓔珞飾。復振鈴鐸。唱如是言。莫令更有一人。不祥在太子前。或老或病。乃至太子眼見之後。生於厭離。是時馭者。即為太子。嚴備好車。訖已。進上白太子言。聖子善聽。莊校車訖。唯願知時。太子坐車。威神大德。從城西門。出向於外。觀看園林。時作瓶天子。於太子前。化作一屍。臥在床上。眾人昇行。復以種種妙色。芻衣。張施其上。作於斗帳。別有無量。無邊姻親。左右前後。圍遶哭泣。或有散髮。或有捶胸。或復拍頭。交橫兩臂。或復二手。取於塵土。持空面頭。或出種種悲咽音聲。淚下如雨。大叫號慟。酸哽難聞。太子覩之心。懷慘惻。

問馭者言。謂善馭者。此是阿誰。臥之床上。以種種華莊嚴圍遶。乃至雜色芻摩衣服。作於斗帳。人昇而行。大眾周匝。稱冤叫哭。說偈問言

王子妙色身端正。問善馭者。此是誰。臥於床上。四人昇。諸親圍遶。叫喚哭

爾時作瓶天子。以神通力。令善馭者。報太子言。大聖太子。此名死屍。太子復問善馭者言。死屍是何。馭者報言。大聖太子。此人已捨世間之命。無有威德。今同石木。猶如墻壁。無有別異。捐棄一切親族。知識。唯獨精神。自向彼世。從今已後。不復更見。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如是眷屬。生死別離。更無重見。故名死屍。向於太子。而說偈言

已捨心意等諸根。屍骸無識如木石。諸親號咷暫圍遶。恩愛於此長別離

太子復問善馭者言。謂善馭者。我亦有此死法。以不。又此死法。我已超未。馭者報言。大聖太子。太子尊身。於此死法。亦未免脫。世間一切。若天若人。所有親族眷屬。識知。各各有是別離之事。彼不見此。此不見彼。而說偈言

一切眾生此盡業。天人貴賤平等均。雖處善惡諸世間。無常至時無有異

爾時太子。聞說此已。報馭者言。若我此身。同有是死。死法未過。又我即今。不得見天。及以天中。所有眷屬。彼等。又亦不見於我。我今何假。向彼園林。遊戲快樂。可速迴車。還入宮內。我當思惟。是時馭者。聞太子命。如是言。已即迴車。駕還向宮中。爾時太子。至宮內。已端坐思惟。我當必死。既未能得。超越死法。繫念默然。思惟。如是世間。果報。會歸無常。而太子初欲入宮時。

有一無智愚癡相師。立在大王宮門之外。熟視瞻仰太子面顏。上下形容丈夫之相。大聲唱言。汝諸人輩。一切當知。從今日後。至七日內。此之太子。七寶自然成就。來應時。淨飯王問馭者。言。汝善馭者。引導太子至園林中。頗得稱心。受歡樂不。馭者長跪奉報王言。大王當知。太子今出不至園林。時淨飯王問馭者言。太子何故不至園林。馭者白言。大王善聽。太子出宮。於其中道。見一死人臥在床上。四人扛昇。乃至親屬圍遶哭泣。見已即迴。還入宮內。思惟不樂。時淨飯王聞此語已。心內思惟。阿私陀仙所記必實。太子莫復捨我出家。我今可更增益太子五慾之事。令其染著。勿使出家。時淨飯王與其太子。增加服玩種種充足。而有偈說。

無量劫海功德行 太子以見命終人  
心大悵快懷憂愁 還入宮內思當死  
昔置此城宮殿妙 太子年盛極端嚴  
五慾稱心甚自娛 猶在千日歡喜苑  
如是次第太子在於宮內。具足而受五慾。恣意歡喜。

佛本行集經耶輸陀羅夢品第二十上  
爾時作瓶天子見太子出。觀死屍迴。厭離世間五慾之事。還宮內坐。經六日後。復更如是。重思惟言。此之護明菩薩大士。以著五慾心。迷放逸不肯棄捐。今時已至。護明菩薩應須速疾捨離出家。我今可為作勸請緣。時作瓶天子為發太子出家心故。亦是作瓶天子。宿福因緣感動。自令太子興意欲向園林內遊。爾時太子召喚馭者而勅之言。謂善馭者。急

嚴駕乘。我欲入園。馭者受命。即往啟奏淨飯王言。大王當知。太子今欲出向園林。遊戲觀看。時淨飯王勅令。清淨種種莊嚴迦毘羅城。如前不異。乃至振鐸告城內言。莫使一人在太子前。老病及死六根不具。令太子見生厭離心。馭者受教。進好賢車。太子知時。即坐車上。威德尊重。從城北門引駕而去。

爾時作瓶天子以神通力。去車不遠。於太子前。化作一人。剃除鬚髮。著僧伽梨。偏袒右肩。手執錫杖。左掌擎鉢。在路而行。太子見已。問馭者言。謂善馭者。此是何人在於我前。威儀整肅。行步徐庠。直視一尋。不觀左右。執心持行。不似餘人。剃髮剪鬚。衣色純赤。以樹皮染。不同白衣。鉢色紺光。猶如石黛。時作瓶天子以神通力。教彼馭者白太子言。大聖太子。此人名為出家之人。太子復問彼馭者言。稱出家者。此何行。馭者報言。大聖太子。此人恒常行善法。行。遠離非行。善平等行。善布施行。善調諸根。善伏自身。善與無畏。能於一切諸眾生邊。生大慈悲。善不恐怖於諸眾生。善不殺害於諸眾生。善能護念於諸眾生。太子以如是故名。為出家。太子復問彼馭者言。汝善馭者。此人善能造作諸業。何以故。言法行者。此是善行。乃至善能不害眾生。是故汝今將車向彼出家人邊。馭者承命白太子言。如太子勅。即引車向出家人所。是時太子至已。諮問彼出家人。作如是言。尊者大士。汝是何人。時作瓶天子以神通力。教彼出家剃髮之人。報太子言。太子。我今名為出家之人。太子復問。仁者。何

故名出家人。彼復報言。太子。我見一切世間諸行。盡是無常。觀如是已。捨於一切世俗眾事。遠離親族。求解脫故。捨家出家。作是思惟。行何方便。能活諸命。此事知足。善行法行。乃至善能不行殺害。一切諸命。太子以如是故。我名出家。太子又言。仁者。所為此業。大善。汝若能觀一切諸行。是無常法。能知如是。乃至善與一切眾生無怖畏者。乃至心能不起殺害。於諸眾生。又能活命。施其安隱。而有偈言。

觀見世間是滅法 欲求無盡涅槃處  
怨親已作平等心 世間不行欲等事  
隨依山林及樹下 或復塚間露地居  
捨於一切諸有為 諦觀真如乞食活  
爾時太子為敬法故。從車而下。徒步向彼出家人所。頭面頂禮。彼出家人。三匝圍遶。還上車坐。即勅馭者。迴還宮中。是時宮內有一婦人名曰鹿女。遙見太子歸來入宮。因於欲心。而說偈言。

淨飯大王受快樂 摩訶波闍無憂愁  
宮內姝女極姝妍 誰能當此聖子處  
爾時太子聞此所說。偈頌聲已。遍體戰慄。淚下如雨。心內愛樂。涅槃之處。清淨諸根。趣向涅槃。而作是言。我今應當取彼涅槃。我今應當證彼涅槃。我今應當行彼涅槃。我今應當住彼涅槃。爾時淨飯王在宮殿內。諸臣百官左右圍遶。太子忽然入到王邊。合十指掌。曲躬而立。白父王言。唯願大王。今可聽我。我欲出家。志求涅槃。大王當知。一切眾生。皆有別離。時淨飯王聞其太子作是言已。如象搖樹。遍體戰動。支節怡解。淚下盈目。語聲嗚咽。報太子

戰動支節怡解。淚下盈目。語聲嗚咽。報太子

戰動支節怡解。淚下盈目。語聲嗚咽。報太子

言我子太子。此意且停。子今非是此出家時。我亦曾經年少之時。諸根動時。而亦未見世間眾患。不行法行。又亦未曾見諸惡欲而行。苦行。子起是心。甚不堪忍。我子童子年少之時。心意未定。諸根未伏。而欲住彼阿蘭若。時不堪苦行。我子童子。待我年老。我若時至。欲行法行。我當捨國付子王位。而入空閑行於苦行。我子童子。若子反逆不順我心。違我語言。行於法行。子於現世得不善法。以違尊語。是故我子。此精進心。且急捨離。住於宮中。安意家內。行於俗法。我子童子。凡世間人。先須受於五慾之樂。然後發意向出家心。太子報言。大王今者不可得障子出家心。何以故。譬如有人。從彼焚燒熾然猛焰火宅之中。欲走出者。此是健人。不可遮斷。大王。諸有生者。會有別離。若人覺知世間之中。皆有別離。而不能捐別離法者。此非善利。又如有。人作事不成。死時將至。而不疾為。此非善智。即為父王而說偈言。

若觀一切決無常 諸有之法終散壞

寧忍世間諸親別 死命欲至事須成

時淨飯王更復慙重語太子。我子童子。決定不得捨我出家。又諸大臣。依昔世論。各以所見諫太子言。大聖太子。可不聞乎。劫初已來。韋陀論中。昔諸王輩。年少之時。各在自境。如法治化。至年老時。嫡胄相承。各將世子。以紹王位。然後向山修行法行。以是義故。大聖太子。不得獨違先王之法。時淨飯王。聞諸大臣。作是語已。淚下如雨。一心諦觀太子之面。眼睛不瞬。是時太子。心內狐疑。憂愁不樂。還入宮中。太子至

宮。諸嫖女等。遙見太子。皆悉歡喜。從坐而起。或手合掌。或面嬌姿。或舞或歌。或身承奉。見太子坐。各以欲心。嫉態熾盛。圍遶太子。相共娛樂。如自在天。在於宮內。威德巍巍。眾相顯赫。歡樂亦然。爾時太子。以共同生。諸相諸好。一齊等者。恒常莊嚴。日夜遊戲。又見太子。如是諸相。顯赫炳著。心生如是希有之想。此是月天。自下於地。彼等嫖女。見於太子。如是相貌。極起羨心。或復揚眉。或有目視。或口警語。或手相招。以是太子。威神力故。令其欲心。不能熾盛。復不能笑。太子亦從父王邊出。時淨飯王。即喚馭者。而告之言。謂善馭者。太子不至彼園林乎。馭者報言。大王當知。太子欲向彼園林中。於其半道。見有一人。剃除鬚髮。身服染衣。執杖持鉢。見彼人已迴車入宮。端坐思惟。爾時淨飯王。聞是語已。如是思惟。大仙私陀言。不虛妄。定恐太子捨家出家。我今更可增益五慾。令其染著。勿使出家。時淨飯王。更加五慾。教住宮內。心受快樂。不許出家。重說偈言。

太子道見出家人 身體著衣樹皮染

親已志求無上道 深心唯樂在出家

觀老病死苦無邊 又見出家乞食活

厭離世間捨三患 慕樂解脫求無為

生老病死諸瘡疔 太子欲離彼等苦

道上見彼出家者 心生大喜此是真

欲捨貪等諸患根 我應剃除入山藪

太子欲求至真法 見彼沙門大喜歡

乘善駟馬調御車 欲出三界故觀苑

半路見彼捨俗服 心喜此是上菩提

爾時淨飯王。更為太子。廣設五慾。所有功德。事事加益。悉使增多。復於舊宮城郭之外。四面周匝。守護牢防。別更築於崇巨高壘。遶於舊院坑塹。極深。其墉堞頭。安置種種七寶羅網。羅網節目。悉懸鳴鈴。宮閣門扉。嚴加禁衛。晨夕出入。開闔之時。使有大聲。聞徹四遠。門外復置無量兵車象馬。及人團隊相捉。皆被鞍甲。悉使精牢。其次復於宮院之外。安置無量百千壯士。形容端正。可喜無雙。悉能破他。所有怨敵。身帶甲冑。手執三叉弓箭。長刀戟。稍鑽棒。諸如是等。種種武仗。防護太子。內外城門。復教宮內。嚴加約勅。諸嫖女等。晝夜莫停。奏諸音樂。顯現一切娛樂之事。所有女人。幻惑之能。悉皆顯現。以慾枷縛。使著慾心。勿捨出家。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五

###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六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耶輸陀羅夢品下

爾時國師。有於一子名優陀夷。隋言聰辯聰明智慧。眾論辯巧。時淨飯王。即遣喚彼優陀夷來。來已。王語作如是言。汝優陀夷。點慧多智。今可往侍。悉達太子。以方便力。教我太子。令心安隱。愛樂宮中。勿使厭離。捨欲出家。時淨飯王。更復召喚一切釋種眷屬。聚集而語之言。汝等宗族。我意疑慮。悉達決定不住家居。汝等今者。佐助於我。作何方。便令其不離。時諸釋種。報大王言。我等詳共守護太子。其有何力。能強出家。

爾時淨飯王及諸釋種於迦毘羅城東門外安置五百勇健童子善能用兵巧解神射多有方便悉皆大力猶如壯士力敵少雙一童子有五百車而自圍遶一一車邊復有五百勁捷壯夫各各圍遶如是次第南西北門亦復如是乃至各有五百人防如上所說復有宿老諸釋大臣悉皆各住十字街巷四衢道頭遞共守護悉達太子時淨飯王別置五百最勝壯健諸釋侍官其身悉皆帶持鎧甲乘象乘馬四面圍遶淨飯王宮各各在於閤門內外通夜持更爾時國大夫人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在於宮內集聚嫫女而語之言汝等當知從今已去晝夜莫睡將諸明寶置高幢上勿令夜暗又復處處別然蘇油香燈蠟燭恒教覆火勿使滅無諸門管鑰好牢關閉非時不得令人橫開身體莊嚴皆著瓔珞各各連手猶如鈎鎖相捉而住圍遶太子莫聽浪行若執弓刀或持叉棒或拄戟槊如是坐立或執或對種種器仗晝夜用心勿令不覺太子行動彼若出家我宮空虛無可娛樂

時優陀夷國師之子侍衛太子入儲宮內見於太子住在殿中思惟而坐宮內嫫女皆悉默然見如是已語彼諸女作如是言汝等一切巧解談論語言戲謔善承人意變感為歡端正可憐世間無比各各自有如是伎能今日云何默然而住可忘失耶如是功能應當如彼北鬱單越國土所作莊嚴之事又復汝等堪為北方毘沙門天護世大王而作妃后況復人間宮內不堪汝等嫫女豈可令此太子離慾若如汝等猶能令於真正聖人教行五慾況復今日不能令此釋迦太子染著世間汝等嫫女能作美言迴怒令喜巧取他心婦人之身所有方便幻惑之術假使女人亦能行慾況復男兒不著汝等若世間人得共汝等同於一處能不行慾終無是處而說偈言

汝等嫫女輩 大有方便力 巧能幻惑他 善示汝境界 假使離慾人 真正諸仙等 得見於汝者 必應生慾心 況復此太子 觀汝等娛樂 不能行五慾 終無有是處

如是汝等自境界中巧解方便我見汝等具足皆有如是方便而遂不能令王太子於汝等邊慾心染著我甚不悅汝等更可人人加意出巧方便而令悉達太子見已於汝等邊別生慾心勿令厭離汝等嫫女可不聞乎昔迦尸國有一仙人名提波耶那隋言提被孫陀梨嫫女誑惑而彼仙人如天無異諸天猶尚不能奈何被孫陀梨嫫女惑故隨彼步行來入城中又復往昔有一仙人名為獨角仙人之子生小已來未經欲事當於彼時有一嫫女名曰商多隋言寂定誑惑彼仙遂令失禪及五神通又復昔有仙人名曰毘商蜜多隋言化支多時苦行經於十年無所噉食當於彼時有一嫫女名彌迦那隋言一者極大端正彼仙亦復被其誑惑諸如是等大神仙人多有被於諸嫫婦女之所誑惑牽取教行世慾之事況復今日悉達太子盛壯少年身體柔軟大王之子善解諸事汝等至心承事供奉令於汝等生染著心勿使其斷王之體胤彼等嫫女於國師子優

陀夷邊聞是語已向於太子示現種種巧媚幻惑令生增上勝妙欲心或有嫫女示現舞蹈或有嫫女出微妙聲唱頌歌讚或作音樂或出可笑奇異面形或造百種語言辭句或復有於太子之前示現透迤巧妙行步或復有將雜異種種妙好鮮華以奉太子或作種種百和之香塗太子身或於口中吹指造作種種鳥聲或復諂白作如是言聖種王子願聽我等所作種種世俗慾情語言謝調而王太子在於宮內聞如是等諸種戲作是思惟世間之中被於苦逼所謂生老及病死等惱患既然不知厭離捨彼等苦求歸依處我今云何巧作方便能捨此等世間諸苦生老病死又復彼等諸嫫女輩多種示現歌舞音聲或復種種諸妙慾事而彼悉達太子見已不生希有戀著之心時宮女中有一嫫女自手將一末利華鬘前出繫於太子頸下而太子眼熟視不瞬觀彼女人即還自解末利華鬘解已手持從窓牖中擲棄於外時國師子優陀夷見太子端坐正念思惟不著世間有為境界又不染愛妙色聲香如是見已其優陀夷聰明智慧巧解種種殊方善論諫太子言大聖太子我被大王勅來至此友娛太子我今諮白願太子聽我以太子於世事中心意不動而說偈言

我略說友相 惡諫善勸行 厄難相救濟 是名真善友

時優陀夷說此偈已復作是言大聖太子我今既是聖子之友諸事好惡須共平量見異默然而欲捨我不名為友是故我今欲向太子有

所諮白，依如友心，唯願領納。太子當今盛壯年少，我今觀看太子之心，不作善事，而欲捨離諸姪女等，嫌恨其邊，有何可惡。凡繫縛心，隨順是也。愛著之情，慾態為本。婦女之體，唯以丈夫敬重為歡。若太子心，必不愛著五慾之事。世間富貴榮華是難，但當以口美言善語，慰喻宮人，令其意悅，而說偈言。

敬為樂最上，無敬唯有色。如樹無有花，爾時太子從國師子優陀夷邊聞是語已，即作種種善巧語言，哀愍之聲，猶如雲陰隱隱，雷震微妙之聲，猶如善美和合音聲柔軟，報答優陀夷言：汝優陀夷，我亦知汝為我良朋，為我善友，好心開發諫曉我意，我今亦知汝意，向我親密厚重，我今亦不違逆汝心。汝今見我有如是過，我今順汝，但我非是不知世間五慾之樂，我觀世諦一切諸事，了達分明，我以世間無常敗壞，以是義故，此處可畏，心意不樂，而說偈言。

世榮雖快樂，有生老病死。此四種若無，我心誰不樂。是時太子說是偈已，復更重語優陀夷言：汝優陀夷，當觀於此諸姪女等，既被老奪盛壯色已，各各相親，意不喜樂，況有癡人欲於是處生愛樂心，而說偈言。

住此生老病，若住生樂心。共鳥獸無異，爾時太子共國師子優陀夷等，往復來去，言論之時，日遂至沒，太子既見日光沒已，便入宮中，共諸姪女行於五慾，快樂歡喜，相共聚集圍遶而住。其太子妃耶輸陀羅，即於是夜，便覺有娠，又當其夜，太子姨母憍曇，姓氏摩訶

波闍波提，眠中夢見一白牛王，在於城中揚聲吼喚安庠而行，無有一人能當彼前而作障礙。又復其夜，淨飯大王亦夢城內處中，豎立一帝釋幢，以多雜種眾寶莊嚴，復持種種瓔珞，技飾壯麗，猶如須彌山王，從地踊出，在於虛空。彼帝釋幢其中，又復出大光明，四方皆悉周匝照耀。又復四方興起大雲，俱來至於帝釋幢上，降注大雨，霧霈灌洗，彼帝釋幢。又於空中，雨於種種無量無邊妙華之雨，其帝釋幢周匝復有無量種種微妙音聲，不作自鳴，更復有一鮮白傘蓋，眾寶為竿，黃金為子，端正可喜，自然覆於帝釋幢上。四方復有四大天王及諸眷屬，來向城中，開門將彼帝釋幢出。爾時其夜，耶輸陀羅疲極睡眠，無所知曉，臥夢覩見有二十種可畏之事，心戰身動，恐怖不安，疑怪驚惶，忽然而寤。時太子問耶輸陀羅言：汝耶輸陀，何故如是驚怖戰悸，氣喘心忪，忽爾而起，何故如是。汝耶輸陀，今者又不在尸陀林，又復不為諸屍所繞，亦不在山不居曠野。今此城內，無量無邊兵仗守護，在於王宮，此處深牢，不懼野獸，亦復不慮盜賊來驚。此中安樂，是無畏處，我今見汝耶輸陀羅，心大驚怖，心大憂愁，心生疑畏，忽然覺寤，此事何因。爾時太子妃耶輸陀，淚下如雨，恐怖悲咽，報太子言：大聖太子，我於今夜夢見如是二十種變，唯願諦聽，我當說之。

聖子，我向夢見一切大地周匝震動，聖子，次復夢見有帝釋幢崩倒於地，聖子，次復夢見虛空日月及諸星宿，悉皆墮落，聖子，次復夢

見有一最大鮮潔傘蓋，是我從來依蔭之處，守護我者，憐愍我者，而彼婢生車匿之子，忽以壯力奪我將行，聖子，次復夢見我頭髮髻，為彼諸寶所莊嚴者，刀截而去，聖子，次復夢見我身體上所有瓔珞，為水所漂，聖子，次復夢見我之身形，微妙端正，忽成醜陋，聖子，次復夢見我身體上，所有手足自然墮落，聖子，次復夢見我之從來常所坐床，我坐之時，承事聖子，彼床忽然自蹈於地，聖子，次復夢見我常所共聖子眠臥受樂之床，彼床四脚並皆摧折，聖子，次復夢見有一眾寶所成大山，纖利四楞，無量高峻，被火所燒，崩頽墮地，聖子，次復夢見淨飯大王宮內，有一微妙之樹，被風吹倒，聖子，次復夢見朗月圓團，眾星圍遶，在此宮中，忽然而沒，聖子，次復夢見淨日照明，千光圍遶，在此宮內，忽然而沒，彼隱沒後，世間黑暗，無有光明，聖子，次復夢見此宮城內，有一火炬出向城外，聖子，次復夢見此城從來所護之神，遍體種種瓔珞莊嚴，可喜端正，彼忽悲啼，舉聲大哭，住在門外，聖子，次復夢見迦毘羅城，忽為曠野，可畏如夜，心無處樂，聖子，次復夢見迦毘羅城，所有諸池水，悉皆濁，所有樹林華果枝葉，並皆墮落，遍散於地，無可觀瞻，聖子，次復夢見所有壯士，手執刀杖，身著甲鏃，周匝四方交橫馳走，聖子，我見如是二十種夢，心大恐怖，驚疑不安，此何徵祥，為凶為吉，是何果報，為復我身壽命欲盡，為共聖子恩愛別離，是故我今心如撞搗，戰動忙怕，不

能自持於睡眠中忽然驚起

爾時太子聞此語已。自心思惟。我今不久捨世出家。是故今此耶輸陀羅。見於如是大恐怖夢。是時太子即報其妃耶輸陀言。妃耶輸陀。汝雖見彼一千帝釋。幢崩倒臥地。於汝何傷。設復見於一千日月及諸星辰墮落於地。汝亦何苦。雖見千傘婢生車匿力揭將行。既是夢奪。非關白日。汝心何亂不假憂愁。汝善大妃莫驚莫怖。莫作分別。世間法中。自有如是虛妄之夢。不須懷愁。但當安隱。依常眠睡。汝善大妃。年時嫩少。身體柔軟。為爾憂懼。恐畏疲勞。耶輸陀羅。以受樂身。未曾經苦。既聞太子如是語已。還臥而眠。太子為欲安恤慰喻耶輸陀故。以五欲樂共相娛樂。更同睡眠。

爾時太子其夜。自復見五大夢。第一夢見席此大地。持用作榻。以須彌山安為頭枕。東方大海安左手臂。西方大海安右手臂。南方大海安置兩足。第二夢見有一草莖。名曰建立。從臍而出。其頭上至阿迦膩吒。第三夢見有四飛鳥。作種種色。從四方來。在於太子兩足之下。自然變成純一白色。第四夢見有四白獸。頭皆黑色。從足已上。乃至膝頭。舐太子脚。第五夢見有一糞山。高大峻廣。太子自身在彼山上。周匝經行。不為彼糞之所污染。

佛本行集經捨宮出家品第二十一上

爾時太子在於宮內夜睡眠時。有一宿衛守宮之臣。告諸一切持更人言。汝諸人輩行更之時。宜各如是喚。金毘羅金毘羅者。隋言可畏。或喚目帝羅目帝羅者。或喚鶩伽那。鶩伽那者。隋言解脫。或喚鶩伽那鶩伽那者。隋言落裏。汝等人輩在此

已不。彼等報言。我等在此。是時大臣復更語彼諸人輩言。汝等並宜用心持更。汝等並宜用心持更。今夜已深。所有諸類。或住水中。或居陸地。或在樹上。或處窟間。或山谷傍。或屋舍裏。皆悉疲乏。染著睡眠。汝等諸人。今夜持更。悉執器仗。共守門閤。應須警慎。好加製持。自餘當鋪持更之人。莫令睡眠。大王嚴重。有如是勅。何以故。恐畏太子捨此城邑。剃髮出家。若保宮內。此聖太子。必當得作轉輪聖王。統四天下。大仙國師。如是授記。作是語時。初夜已過。至於半夜。漏刻之人。大唱而言。我聖大家。恒常尊勝。願我大家長命吉安。初分已過。次入中夜。漏刻未半。爾時色界淨居諸天。下來至於迦毘羅城。是時城內所有人民。皆悉迷悶。沈重睡眠。淨飯王身。并諸左右。及太子。既當馬諸臣。宮人。嫫女。皆悉迷惑。疲乏重眠。是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法行。來至宮內。以神通力。令諸嫫女。身體服飾。縱橫不正。或復褻袒。不能收斂。其中。或有諸嫫女輩。或以手柱頤。頤而眠。或有嫫女。擲却筯篲。置於一邊。而身倚臥。或有嫫女。以其兩臂。抱鼓而眠。或以兩手。內著窓中。而其半身。露出而睡。其中。或有各以兩臂相抱而眠。或有嫫女。倚諸瓔珞。垂鞞而眠。或有視而睡。或有嫫女。倚諸瓔珞。垂鞞而眠。或有宮人。形容端正。從來俯仰。具知羞慙。一切功能。皆悉備足。今以重睡。因緣所纏。放氣出聲。大小麤細。臭處蓬勃。都不覺知。或有脫身。諸瓔珞具。或有擲却。諸雜華鬘。或棄衣裳。張目而眠。猶如死屍。一種無異。傍人觀看。不作活想。

或有仰臥。長展手脚。張口而眠。或有亂擲手脚。一邊交橫而眠。或有拳縮手臂。膊髀繚繞而眠。或有立地倚壁而眠。身體掉動。猶如醉人。或有覆頭。鼾睡而眠。或有蹲坐。縮項而眠。或有面孔。青白失色。極醜而眠。或有嫫女。以細腰鼓。懸於項上。絡腋而眠。或有嫫女。以於筯篲。搭項而眠。或有嫫女。齧齒齧齧。嗚喚而眠。或有垂頭。調語而眠。或有伏面。猶如塚間死屍而眠。或有失於大小便利。不淨而眠。爾時太子。忽然而寤。觀其宮內。蠟燭及燈。或如拳麤。或如臂大。顯赫朗耀。極甚光明。見諸宮人。如是睡臥。或執銅鈸。笙瑟。笳簫。築。琵琶。笛。螺貝。口出白沫。鼻涕。涎流。見如是等種種相貌。見已。太子作是思惟。婦人形容。止如是耳。不淨惡露。有何可貪。外飾粉脂。瓔珞衣服。華鬘。釵釧。假莊嚴身。癡人不知。橫被誑惑。於色境界。妄生慾心。若有智人。正念觀察。婦人。身體體性。如是空無。有主。猶如夢幻。是中。應無有人可得。放逸生貪。以邪念。故無明所縛。而說偈言。世間不淨眾。惑迷。無過婦人之體性。衣服瓔珞莊嚴故。愚癡是邊生。慾貪有人能作如是觀。如幻如夢。非真實。速捨無明。勿放逸。必得解脫。功德身。爾時太子。更復專念。如是思惟。咄哉世間。有大患。咄哉可畏。有何可貪。以慈哀心。愍眾生。故舉聲大哭。此處繫縛。愚癡之人。猶如屠兒。割斷諸命。此處不淨。愚癡之人。妄生愛樂。如畫瓶中。盛滿糞屎。此處虛假。愚癡之人。埋沒沈滯。猶如溺泥。溺於諸象。此處臭穢。愚癡

之人以為香美。猶如猪在廁溷之中。此處空  
誑。愚癡之人橫生染著。猶如狗抱無肉骨頭。  
此處損害。愚癡之人爭競投入。猶如飛蛾奔  
赴燈燭。此處有毒。愚癡之人貪著愛好。猶如  
魚鱉吞食餌鈎。此處萎黃。愚癡之人樂著親  
近。如濕生華離水日曝。此處危脆。愚癡之人  
行來履涉。猶如老牛入在深泥。此處懸嶮。愚  
癡之人墜墮沒陷。猶如盲者落大峻崖。此處  
循環。愚癡之人流轉生死。猶如瓦匠旋器之  
輪。此處纏綿。愚癡之人被其繫縛。如犬著枷  
不得自在。此處無潤。愚癡之人被炙乾枯。猶  
如夏天盛熱旱草。此處衰耗。愚癡之人日就  
消滅。猶如月虧漸將至末。此處無利。愚癡之  
人善根用盡。猶如博戲輸他錢財。

爾時太子如是觀察諸婬女身。復更思惟。我  
今分明見如是相。應當歡喜勇猛勤劬。發精  
進心增長福德。起弘誓願濟拔世間。無救眾  
生為作救護。無養育者為作歸依。無舍眾生  
為作室宅。今所辦事已現我前。不久決當得果  
斯志。何以故此諸婬女皆捨羞慙。著重眠睡。  
爾時作瓶天子於夜半時。既見太子睡眠已  
覺。安庠而至向太子所。白太子言。太子往昔成  
就具足真實之事。又復太子昔在人間發如是  
心。願我捨身生兜率天。太子彼願時節已過。又  
復昔時在兜率天。願生人間受於母胎。彼願成  
滿。在胎之時。願早生出。彼願亦畢。生已增長  
在於宮中。童子受樂遊戲自在。彼願又過。弱  
冠之時。欲得精勤學諸技藝。彼願已成。壯年  
縱心欲受世樂。彼願現驗。不宜久耽。今日一

切諸天諸人。願令太子捨離出家修學聖道。  
爾時太子聞彼作瓶天子如是語已。即自著  
其八千億斤金價眾寶所作革履。串於脚已。  
欲起迴顧。觀其所坐合榻寶床。而發如是大  
語言云。此是我身最後受於五欲之處。從今已  
後當更不受。此是我身最後受於五慾之處。  
從今已後當更不受。爾時太子舉右手。裹眾  
寶所成羅網幃帳。從宮中出。安庠徐步始行  
少地。在於殿內東面而立。合十指掌。至心念於  
一切諸佛。念已。舉頭仰瞻虛空及諸星宿。

爾時護世四大天王及天帝釋。知於太子出家  
時至。各隨其力。辦具欲來。爾時提頭賴吒天  
王。主領所部乾闥婆等。一切眷屬百千萬眾。  
前後導從。作諸音樂。從東方來。三匝圍遶迦  
毗羅城。下於地上。却住其方。合十指掌。低頭曲  
躬。面向太子。爾時毗留勒叉天王。主領所部鳩  
槃荼等。一切眷屬百千萬眾。前後導從。手執  
寶瓶。盛滿種種微妙香湯。從南方來。三匝圍  
遶迦毗羅城。下於地上。却住其方。合十指掌。低  
頭曲躬。面向太子。爾時毘留博叉天王。主領  
所部諸龍王等。一切眷屬百千萬眾。前後導  
從。手執種種妙真珠寶。復持種種雜珍寶。  
兼起種種香雲華雲。及以寶雲。復起微妙柔  
軟香風。從西方來。三匝圍遶迦毘羅城。下於  
地上。却住其方。合十指掌。低頭曲躬。面向太子。  
爾時毘沙門天王。主領所部諸夜叉等。一切眷  
屬百千萬眾。前後導從。手執火珠。或執燈燭。  
或執火炬。熾盛猛炎。身著鎧甲。或執弓箭。箭  
槊。器仗及鋒戟等。從北方來。三匝圍遶迦毘

羅城。下於地上。却住其方。合十指掌。低頭曲躬。  
面向太子。爾時天主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一  
切諸天。百千萬眾。前後導從。將天華鬘末香  
塗香。或復執持幡幢寶蓋。或執種種諸妙瓔  
珞。從彼三十三天而來。三匝圍遶迦毘羅城。  
却住上方。合十指掌。低頭曲躬。面向太子。

爾時太子觀見諸方。仰瞻虛空及諸星宿。并  
觀護世四大天王。以諸上妙種種瓔珞莊嚴  
身體。頭戴天冠次第而行。安庠徐步。共乾闥  
婆及鳩槃荼。一切諸龍并夜叉等。百千眷屬  
左右圍遶。各從其方。東南西北而來至此。依  
方面住。復見天主釋提桓因。將領百千諸天  
眷屬。前後闔塞。在於虛空。周匝集聚。復見鬼  
星已與月合。時諸天等唱大聲言。大聖太子。  
鬼宿已合。今時至矣。欲求勝法。莫住於此。人  
王師子時至。速疾棄捨出家。諸天如是更復  
佐助讚唱此言。速出莫住。  
爾時太子仰瞻虛空。如是思惟。今中夜靜。鬼  
宿已合。諸天大眾。地及虛空。並皆佐助。決定  
我今時至不虛。宜出家也。太子如是心思。惟  
已。即喚同日所生奴子車匿。告言車匿。汝速  
疾來。莫違於我。急被帶我。同日所生馬王乾  
陟。將前著來。勿令我所有眷屬。一釋種子  
聞彼馬聲。是時車匿聞於太子如是言已。仰  
瞻虛空。如是思惟。今始中夜。心即生疑。遍體  
戰慄。身毛皆豎。悚懼不安。白太子言。大聖太  
子。云何中夜遣我被帶。乾陟馬王。有何恐怖。  
有何怨敵。有何急疾。或復城外。或今城內。有  
好惡耶。是時太子語車匿言。謂汝車匿。我今

急疾恐怖怨敵被諸苦逼。汝那得知。但速被帶我。同日生馬王乾陟。時疾將來。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七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捨宮出家品下

爾時車匿既聞太子如是語已。自心思惟。聖子今者決欲出家。不肯住也。如是念已。故發大聲。大言大語。問太子言。望使宮人覺知。太子聖子。恒常知諸時節。所作之事。常依順時。今是何時。而喚索馬。聖子若欲往詣園林。觀看善地。遊戲之者。此非其時。何用馬為。聖子今日無有怨讐。復無違逆。反叛之人。四方安靜。復無有人擾攘。離亂。邊疆一切無有逃亡。外方隣邦亦無侵奪。欲共聖子鬪戰之者。聖子覆蓋一切大地。唯一無二。今何假須馬王乾陟。聖子今日此處。宮內諸嫫女等。共相圍遶。歡娛受樂。猶如天主歡喜園中。釋提桓因共諸天女。周圍遶。聖子亦然。在此宮內。寶床上坐。何用於馬。但願安心。於此百千嫫女之中。聽作音聲。娛樂而住。是時車匿口如是言。又復以手拔諸嫫女頭髮。令寤。又以腳踏彼嫫女身。但彼嫫女不覺不知。以上諸天神通力故。爾時太子心內生疑。畏眾人覺。秘密細聲。以於此偈告車匿言。

同生車匿汝當知 我觀宮內如塚墓  
亦似蛆虫穴無異 如與羅刹同居

東西南北狼籍眠 又類受胎初泡水  
車匿我見五愆苦 心意不願在此宮  
若遊諸方我不喜 以見老病及死屍  
車匿速將乾陟來 我今決欲出家住

爾時車匿聞於太子如是言已。猶如猛獸著於毒箭。生大苦惱。大聲而哭。白太子言。聖子今可捨諸尊乎。太子報言。善生車匿。我今欲求勝上之處。寧捨現前諸尊親族。勿令未來我及眷屬入於死命鬼口之中。更為車匿而說偈言。

我當求於涅槃故 寧捨親族向出家  
未來死鬼劫奪人 命一入口悉食盡

爾時車匿重聞太子如是言已。復更慙慙。白太子言。大聖太子。一切世人謂言。太子決定得作大轉輪王。云何欲捨。太子又斷車匿此言。咄汝車匿。莫如是語。我昔在於兜率天上。勝於此處。曾作天王。悉領於彼三十三天。我於是時。猶不樂於彼處之樂。何以故。以見生死無常患故。況復今日此人間乎。少時在於此人境界。多有患濁。處此王位。雖復治世。暫時自在。而不得離病死之怖。但世間中有死命鬼。治世之處。彼之諸王。即不能得自在安樂。車匿復更報太子言。大聖太子。雖復太子不用世位。但淨飯王。今已年老。太子盛壯。勿令大王心生苦惱。太子報言。善生車匿。我今於此大父王邊。心生愛敬。如父愛我。我倍愛父。大王奇特敬愛親族。我亦不欲捨諸親族。我於親眷亦復不作諸餘異心。但我大畏大怖大驚。諸有之中。受生死苦。今日欲求解脫法故。而暫捨離所愛重親。當來世中。能愍救護諸眷屬。故又未來世不相離。故爾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心決定耶。要須捨俗。求出家乎。太子報言。善生車匿。我已立要。車匿又言。為何事故。太子答言。我見世間無常過。故意欲專求彼勝處耳。車匿復問。以何緣故。覓彼勝處。太子答言。若使世間無生無死。無老無病。無愛別離。無怨憎會。得王位已。受諸功德。無有無常境界真實。一一生中。無有濁穢。若如是者。可令我於此處心樂。汝善車匿。莫違我心。我已勅汝。急速被帶我。同日生馬王乾陟。車匿白言。如太子勅。不敢有違。其車匿聞太子如是勅語言已。亦識太子深心之意。亦復先知淨飯王勅嚴制禁重。但以諸天神力。加故。發心欲取乾陟將來太子之前。而有偈說。

車匿以天神力加 忍違大王勅命制  
兼以菩薩昔願滿 發意遂取馬莊嚴

爾時車匿即至厩中。於槽櫪上。擲取乾陟。即以純金作迦毘遮。七寶莊嚴。串於馬口。牽出離槽。別繫餘櫪。刮刷其背。先以柔軟輕細之物。履於脊上。以金所成七寶莊嚴鞍轡。而被。上覆金網。如是具足。被帶馬已。即牽將向太子之前。是時乾陟同生馬王。遙見太子身力壯故。遍體歡喜。出大鳴聲。時其乾陟馬王。吼喚出聲。之時間。半由旬。時首陀會一切諸天。以神力故。令此馬聲隱沒不聞。恐畏有人障礙。太子不得出家。是時太子歡喜踊躍。遍滿其體。即以右手柔軟網縵。手指猶如蓮花葉。赤色如紫礦。摩拭馬王脊背之上。而勅語言。汝同日生乾陟馬王。我今欲求甘露之法。汝須努力。如是善行。勿

令人作我障礙。汝善乾陟，鬪戰之時，尚出死力欲勝他。故今日與我善為佐助，求出世樂。世間之樂，暫時歡喜，不久還失。生大憂惱，為法出力，此事甚難。我今欲為一切世間求解脫，故出家修道。汝善努力，出勇猛筋捷疾而行。我今出家，為諸世間及汝等輩作大利益。

爾時太子正念立地，發大弘願，作如是言：此我最後在家乘也。我從今去，更不復乘如是之乘。發誓願已，控鞞即乘乾陟馬上，乘已重語乾陟馬言：汝乾陟馬，努力負我最後負荷。我今為諸天人世間作利益，故發心出家。太子亦坐乾陟馬王鞍上之時，一切無量阿脩羅眾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羅剎眾，毘舍遮地居諸天，及首陀會乃至阿迦膩吒天等，隨逐乾陟馬王而行。是時諸天手持白蓋，復以種種諸寶莊嚴蓋柄周匝，以諸眾寶真珠羅網懸於其上。其網日間悉懸金鈴，擎持以覆太子之上。是時太子乘乾陟馬，漸向宮門。乾陟行時，蹄足聲聞一俱盧舍。首陀會天以神通力隱彼鳴聲，不令遠聞。畏有障礙，太子出家。是時太子出家之時，其虛空中有一夜叉名曰鉢足。鉢足等諸夜叉眾，在虛空中，各以手承馬之四足。安徐而行。太子初欲發足出家，有一天子唱如是言：願善吉利大法船師。今欲度脫無量眾生於煩惱海。復有一天唱如是言：願無障礙大聖世尊。今欲出家渡生死海。是時太子語車匿言：善生車匿，汝今可在我前而行，示現我道。出宮內門，彼門關鑰欲開之時，其聲聞於一拘盧舍。非人至門，開彼關

鑰，其開之時，首陀會天以神通力隱蔽彼聲，不令人聞。恐畏太子出家之時，有諸障礙，是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宮門已開，太子報言：門已開也。決定我心所願求利，必當得成。無有疑慮。爾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希有甚奇。此之宮門以前開時，大用氣力而方得開。聖子今者至已，即開。大聖太子亦至門邊，譬如猛風吹彼雲隊，開散兩邊。是時太子從內宮門出於外已，作是唱言：此我最後出於宮門。從今已去，當更不出。爾時太子從宮出已，安庠而至毘耶囉門。其門邊有一夜叉將名曰善入，共其五百夜叉眷屬，既見太子安庠徐步向門而來，見已各各共相謂言：今此悉達大聖太子。夜半非時來向門下，我等今者欲為彼不。時夜叉眾各相謂言：我等可為太子開門。隨彼稱意東西行動。脫彼如心所願成就，得甘露道。既自證已，復為天人世間當作大利益。是時善入夜叉之將，急疾開彼毘耶囉門。其門已前開閉之時，其聲鳴徹至半由旬。時淨居天以神通力隱蔽門聲，不使諸人得聞其響。恐為太子作出家障。太子從此迦毘羅城毘耶囉門初出之時，彼門所有守門諸將，或有執捉關鑰之者，彼等諸人或著睡眠，不覺太子出彼宮時，或復是彼諸夜叉神之所迷惑，或是諸天神力迷惑，所有最慎善持更人，彼等一切悉重睡眠，不覺人出。爾時欲界魔王波旬，見於太子初出家時，為欲恐怖於太子故，以神通力化作諸聲，所謂虛空出現大雲，雲中復更出大雷聲及霹靂

聲，更復化作諸大水河，吹於大石，出沒奔流。太子之前復作大山，其山高峻，現大崖岸。又復化作大猛火聚，炎赫熾然。爾時淨居諸天以神通力，隱彼大雲雷電霹靂一切諸聲，及彼大山、河石、高峻崖岸、猛火，皆令不現。將彼魔王波旬擲著無量百千由旬之外，勿使障礙太子出家。爾時太子從城門出，至外邊已，迴身觀看迦毘羅城。出師子吼唱如是言：我今寧自擲棄身形，墮大石崖，飲諸毒藥而取命終，亦不飲食。若我未得隨心願求，度脫眾生於生死海，我終不入迦毘羅城。其諸天聞太子如是師子吼聲，皆悉隨喜。

爾時太子出此師子吼聲之時，所有守護迦毘羅城諸鬼神等，或守城門，或守牆壁，或守敵樓，皆悉大唱如是之言：如是如是，願如太子所出師子無畏吼聲，成就滿足，以歡喜心各舉兩手語。大言：大勇健兒出已，迴觀迦毘羅城。是時太子聞此言已，不驚不怖，以歡喜心身毛皆豎。更作是言：此城我今終不迴入。若我得於甘露之句，諸聖所歎，已斷生死煩惱之流，證涅槃道。然後乃入。太子城外，出此師子吼言要誓，證彼真實真如菩提。然後還來入城教化。出此聲處，在後諸人造作於塔，名曰太子出師子吼，而彼處所有一最大尼拘陀樹，彼樹有神，其神以偈語太子言：

若人欲伐於樹木，要必當盡其根本。  
如斫物頭須斷絕，渡水宜令達彼岸。  
言語一竟不得虛，作怨亦訖莫復喜。  
爾時太子以偈報彼護樹神言：

雪山處所可動移 海水或使其枯竭  
虛空可令崩落地 我吐言語終不虛

爾時淨居諸天而說偈言

此處今出大藥王 當治眾生煩惱毒  
若有被愛箭所射 此匠今悉能拔除  
此處今出大醫尊 善治一切眾生患  
若人有老病死疼 此設療治悉能愈  
此處今出大智炬 燭彼顛倒癡眾生  
所在愚瞋黑闇中 即皆覩見大光照  
此處今出大顯赫 能為世間作大明  
以智圓滿慧眼光 普照十方諸境界  
此處今出大船師 當度未度眾生類  
牢裝方便智舟以正 濟度無量億天人  
此處今出大商主 欲教一切度大磧  
所有迷惑無量眾 示導令從正路行  
此處今出是大王 世間法王無上王  
建立法幢大法相 令知是法及非法  
此處今出是大導 能伏一切諸世間  
其未調伏諸天人 一切當能善調伏  
此處今出是大主 出世法主無上主  
當轉微妙大法輪 摧伏一切諸外道  
此處今出是大覺 當覺世間未覺者  
其有被諸煩惱纏 能斷一切縛令脫  
此處今出大帝幢 當雨無邊大法雨  
十力具足世無雙 能降一切諸外道  
此處今乘大白象 得度無明遠廣磧  
執持利智金剛杵 當破外道一切邪  
此處今出大梵王 憐愍世間一切眾  
為利愚駭眾生輩 當鳴大法鍾螺鼓

此處今出是大龍 當雨世間大法雨  
潤益三界諸眾生 除其熱惱諸邪病

爾時淨居諸天說此偈已。即口稱言南無尊者大丈夫身。禮拜太子。隨太子行。時淨居天各隨先業果報所得微妙之身。威德勇猛志力精進。難作已作。為太子放身光明。滅除暗暝。顯示道路。譬如重雲。日從中出。放大光明。如是如是。淨居諸天。從其身體放諸光明。為太子示現道路。亦復如是。爾時欲界諸天子等。皆各化作端正可喜摩那婆身。在太子前。引導太子平坦道路。大梵天王共諸梵眾。眷屬圍遶。在於太子右邊而行。忉利天王共諸釋眾。三十三天眷屬圍遶。在於太子左邊而行。四大天王各以種種微妙瓔珞莊嚴其身。以妙天冠莊嚴其首。垂諸瓔珞。復共無量乾闥婆眾。鳩槃荼眾。諸龍夜叉。無量百千左右圍遶。身帶種種堅牢鎧甲。手執弓箭。或執利劍。或執長刀。或執鐵棒。或執矛戟。或執三叉。執槩。執鈎。擎持排楯。在太子前引導而行。語太子言。大聖太子。從於此道速行莫住。上虛空中。復有無量無邊諸天。百千億眾歡喜踊躍。遍滿其身。不能自勝。將天水陸所生之花散。太子。上。并及旃檀諸妙沈水。多伽羅等天。諸末香。自餘更有種種雜香。散太子。上。復有塗香。末香。燒香。太子行時。各各手持散太子。上。以用供養於太子。故

我等今被聖子誑逗。即大叫喚。以身投地。把撮塵土。以散頭上。又舉兩手。自拔髮毛。拗折打破身諸瓔珞。以撲於地。以手指爪。脰裂四支。身體皮肉。所著衣服。皆悉掣毀。舉聲大哭。出於種種酸楚痛言。又以諸餘種種苦惱。逼切縈纏。自身支體。爾時宮內。婬女侍人。奏淨飯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今夜睡寤。不見太子。其當馬人。既失乾陟。亦復諮奏淨飯王言。大王當知。今夜既上。亦復不見馬王。乾陟。時淨飯王聞此語已。大聲叫喚。而口唱言。嗚呼嗚呼。我所愛子。如是唱已。悶絕倒地。傍臣手持梅檀冷水。以灑其上。少時還蘇。復其本心。然後召喚防守城將。而勅之言。卿等速疾莊嚴四兵。善著鎧甲。速求太子。令知所在。時彼防守城將軍。聞王如是嚴重勅已。從宮內出。遍告諸餘大征將言。汝等諸將。各各當知。淨飯大王。有如是勅。所在境界。百官大臣。其有受食我封祿者。或有依我而活命者。如是人輩。皆悉集聚。速疾分頭。行求太子。若得見者。善言慰喻。勿聽住彼山林。溪谷。迎將迴還。爾時百官諸群臣等。聞彼防守城將軍如是言已。即時各於迦毘羅城內外。衢道振鈴告言。汝等一切。所有臣民。食於淨飯大王國土。封祿之者。及依大王而活命者。諸臣百官。悉皆速出。迦毘羅城。為求太子。若得見者。慰喻教迴。還入宮中。爾時釋種諸臣百官。并及一切迦毘羅城所居人民。其有食祿及不食者。皆從城出行。求太子。爾時守城大臣。遍告所行諸人。如是言已。漸次至於太子當馬大臣之家。告彼當馬臣如是

言淨飯王勅速求太子出城而行。彼大臣言。我當太子所居之處。而不得行。時彼守城大臣重更語如是言。淨飯大王如是嚴勅。所有太子侍衛左右悉皆禁縛。彼當馬臣如是報言。仁者若欲縛於我者。且先自縛汝之所有眷屬妻兒兄弟姊妹姑姨舅氏。合皆禁縛。時彼城內大眾人民皆悉出求太子而行。爾時太子以諸天神威力障故求覓太子不能得見。

佛本行集經剃髮染衣品第二十二上

爾時太子從迦毘羅城門出已。勅其車匿作如是言。謂汝車匿。我今語汝。汝於我前引導。直向羅摩村行。是時車匿白太子言。如太子勅不敢有違。引前直向羅摩村邊。其馬乾陟輕便行疾。舉足安隱。從夜半行至明星出。行十二由旬。摩訶僧祇師如是言。馬半夜行十二由旬。或復諸師作如是言。從夜半起至明星出行百由旬。至一聚落名彌尼迦。至日出時到跋伽婆仙人居處。到彼處已。問車匿言。謂汝車匿。此何處所。爾時車匿報太子言。大聖太子。此之處所。去羅摩村勢不遙遠。

爾時太子見此樹林。乃往仙人所居之處。并諸鳥獸流水井泉池渠河等。知其車匿及馬乾陟行來已乏。告車匿言。汝善車匿。今若知時。宜於此處停下歇息。是時太子從其馬王乾陟而下。口如是稱大弘誓願。此今是我最後所乘所下處也。此今是我最後所乘所下處也。是時太子下乾陟訖。以美言語慰喻車匿。作如是言。車匿。世有僕使。其心雖復孝向大家。而無自由。復有僕使。心雖自由而無孝

順。復有僕使。心不孝順。兼且無力。復有僕使。而心孝順。復有大力。善生車匿。如汝今日。希有希得。恭敬孝順。好心向我。復有大力。車匿。我今向汝亦大歡喜。以如是業。汝於我邊。心大孝順。大愛敬我。如是愛我。汝今事我不求利故。凡世間事富貴之人。還有愛著而求事他。汝今事我。其義不然。世又有人見富貴時。而欲事他。為求物故。亦見貧賤。即復捨捨。汝今不然。而說偈言。

畜兒為立家

事父答養育 為利營田作 皆以求報為

爾時車匿聞此偈已。問太子言。大聖太子。凡是奴僕向富貴人。所有諸事欲發心作。不能一一借問所以。但我今日既見聖子來入此山。是故敢欲諮問聖子。以何緣故。發如是心。而來至此。是時太子報車匿言。汝善車匿。我欲語汝。汝今亦復何須用知。車匿復言。大聖太子。我雖是賤。交與聖子同日而生。是聖子奴隨順聖子。不違逆意。是時太子語車匿言。汝善車匿。我今語汝。汝能作不。其車匿言。大聖太子。我今既是聖子奴僕。親事聖子。何敢不作。太子復言。汝善車匿。我今棄捨聖王之位。不以其餘畏怖他故。唯求解脫離繫縛故。車匿。我今不取如是王位。而心歡喜。車匿。一切王位是大恐怖。我今內心如是明見。車匿。我見出家有如是利。故割斷彼來入山林。莫復更為生死所拘。我今欲求解脫生死。汝善車匿。今可迴還。將馬乾陟歸向王宮。我今出家心意已決。而說偈言。

不復更假多言語 識知我意愛汝心  
我以割捨親愛來 汝今速將乾陟去

爾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凡人出家見四種事。然後捨離。云何為四。或身年老。或復帶病。或時孤獨。或無資財。而聖子。今此四種中。現無有一。又復聖子。初生之時。一切解相。婆羅門等。有能占觀諸巧智人。多讀經書。善解眾論。昔曾授記。如此童子。必當得作轉輪聖王。統四天下。作大地主。具足七寶。彼七寶者。所謂輪寶。珠寶。象寶。馬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如是復生一千聖子。悉皆勇健。能破他怨。彼轉輪王。統此大地。一切海等。如法降伏。而得治化。聖子若得金輪寶時。此寶天成。非人所作。端正可喜。於虛空中。在前而行。王當乘空。逐彼寶輪。諸親族等。左右圍遶。從空飛行。是時摩尼之寶。於夜暗時。照七由旬。其地周匝。而得光明。是時聖子。如是無量。受王位樂。大聖太子。仁今若乘白象之時。其象七支。皆拄於地。其六白牙。皆悉以金裝。披飾。被金鞍鞞。鞞鞞。起以金瓔珞。嚴服其上。復以羅網。而彌覆之。具足神通。飛騰自在。乘是象。已亦堪能行遍此大地。聖子是時。受彼王位。甚大快樂。又復聖子。若當來世。乘彼馬王。而其馬王。遍體紺青。頭烏黑色。驥尾甚長。被金鞍鞞。鑲寶鞞。純金瓔珞。莊嚴其身。以金網羅。彌覆其上。彼馬神通。自在無礙。善能飛躍。虛空而行。若欲行時。聖子乘上。行此大地。周匝能遍。聖子爾時。受是王位。甚大快樂。又復聖子。若當來世。得女寶時。眼目端正。面首可憐。行步安庠。最勝最妙。猶天玉女。當自出現。聖子爾時

具足而受。自恣五欲。轉輪王位甚大豐樂。又復聖子。若當來世得主藏寶。彼主藏臣得天眼故。能從地出金銀藏等一切諸寶。將與聖子。爾時當受五欲具足功德。又復聖子。若當來世得主兵寶。其主兵臣善巧多智。聰明利根。閑解便能領四兵眾。一念之頃。知太子心。皆悉能令著於鎧甲。一切具足無所乏少。部分將往詣聖子。邊隨意而用。聖子爾時受其王位甚大快樂。又復聖子。若當來世具得如是七種之寶。當於爾時。此間大地并諸四海。一切山河及林泉等。無有不屬。其諸怨敵。一切天下悉來歸降。既降伏周。無處有畏。無處有疑。一切人民悉各豐足。無有不實。險難之處。亦不須用刀杖兵戈。如法而行。既如法行。治化天下。爾時太子受聖王位快樂無極。爾時太子聞如是等諸語言。已還復報問於車匿言。汝善車匿。其相師等諸婆羅門。唯有如是授於我記。為復更有餘授記乎。是時車匿報太子言。更有其餘別授記事。太子問言。是何授記。車匿答言。彼諸相師婆羅門等。復授記言。此之童子。若捨王位而出家者。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菩提已。即轉無上微妙法輪。爾時太子語車匿言。謂汝車匿。慎莫妄語。應須真實。當於彼時。阿私陀仙一向授記。此之童子。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向授記。我當轉於無上法輪。是時車匿聞是語已。心驚戰怖。身毛遍豎。白太子言。大聖太子。能憶如是授記語乎。此記釋等諸眷屬輩私竊而聞。勿令聖子得知。此記恐畏聖子發菩提心。

是時太子語車匿言。車匿。我昔從彼兜率天下入於母胎。及在胎中。所有諸事。我心憶持。猶尚不忘。況復生已。授我記忘。終無是理。車匿。諸天復語我如是言。仁者太子。速疾出家。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菩提已。決定轉於無上法輪。車匿。是故我知。決定當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決定當轉無上法輪。車匿。我今實言向汝而說。車匿。我今寧被刀割身肉。寧食毒死。寧入大火。寧投大崖。寧自剄死。我今終未得免離生死之法。而還向家。何以故。如是世間五欲境界。皆悉無常。不久停住。是破壞法。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八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剃髮染衣品下

爾時太子。以手從其天冠頭髻。解天無價摩尼之寶。付與車匿。作如是言。車匿。我今與汝此摩尼寶。汝將此寶。還於我父淨飯大王。至王邊。已無量頂禮。汝知我意。我付囑汝。汝當信我。我今令汝將此寶。還至父王邊。啟白令除一切愁苦。復好為我。諮啟父王。作如是言。我今不以被人所欺。而忽捨離父王足下。又亦不以瞋恨心故。亦復不為求覓資財。又亦不以少封祿故。亦不欲求生於天上。唯見一切諸眾生等。在不正路。迷惑黑暗。邪逕而行。欲作光明。欲除如是生死之法。欲求利益世間之句。無愁

憂處。欲斷無常有漏之行。求出家耳。大慈父王。見我如是樂出家故。不應憂愁。而說偈言。

假使恩愛久共處 時至會必有別離

見此無常須與問 是故我今求解脫

爾時太子說此偈已。作如是言。我今欲離此憂苦故。棄捨出家。是故諮啟我父大王。不須愁憂。若世有人緣憂愁故。為於五慾而縛著者。彼等諸人。應須憂愁。所以者何。世多有人。父生於子。為求財故。所以養育。報於父母。施財者。世子難有。若父王意作如是心。我子今者非出家時。唯願父王莫如是念。凡求法者。無有時節。所以者何。人居世間。命無限齊。知如是者。是故智人。決須捨求勝上行處。此是我心決定之語。譬如有人。共死命。怨同居一室。言我壽長。無有是處。車匿。汝至我父淨飯王邊。作如是等多種語言。令王意定。汝至彼處。善作如是方便。慰喻。莫令憶我。車匿。雖然我復語汝。若至我父淨飯王邊。但說於我惡逆之事。無德行處。大子如是。無有恩義。無愛著心。莫說於我孝順之處。所以者何。已捨愛故。即捨一切憶念。憂愁。爾時車匿聞於太子作如是等諸語言。已。遍體熱惱。滿面淚流。合十指掌。向於太子而作是言。大聖太子。如太子教。但前所言。於諸親族及父王邊。大生憂愁。我意不喜。心情斷絕。如大象王。沒在深泥。不能自出。聞是語已。誰不淚流。復作是言。精進之心。餘人聞說。猶尚大驚。況我車匿。小來共於聖子。同日一時。俱長愛敬之心。相樂不已。而說偈言。

假使用鐵持作心 以聞如是言誓語

人誰不心酸楚毒 況我愛戀同日生

爾時車匿說是偈已。白聖子言。我將馬王與聖子乘。以彼諸天神通力故。強令我心遣被與來。非我自意。我今云何能斷聖子是出家事。我今既是同日生奴。及此馬王一種無異。豈能遠離聖子。須與獨還宮也。終無是處。聖子亦不合放於我。乾陟向家。而復令我傳此憂悲愛別之語。向大父王說如是事。而聖子今亦不合背捨老父王。而自出家。彼法非是。更無有法。絕妙越殊。過是尊者。能勝孝養所生父母。亦不應捨乳哺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以是而論。聖子亦成無恩義人。而不憶舊育養之時。聖子正妃耶輸陀羅貞潔之女。諸德具足。亦復不合棄捨相離。雖然若聖子今捨離一切釋種親族。我今既是同日生奴。亦不合放。但是聖子足躡之地。我常隨順。不得背捨大聖太子。是故我今意中。不忍將此熾然憂悲之火所燒。心情迴向於城。而放聖子獨在此處空閑林野。令我自返。脫至城邑淨飯大王。責我何言。又復聖子既不還家。我獨去時。聖子所有朋友識知。并及宮內嫫女妃后。問我何言。聖子復語我作是言。汝今將我惡辭毀辱非法之事。向眷屬說。令我眷屬遺忘於我。憎惡於我。而我何敢妄說於此毀辱之言。我心可不自慚。自羞自愧自耻。我之心意。及以口舌。若為欲說聖子惡言。雖我妄言。欲說聖子。誰當信我妄言之事。聖子。譬如有人說彼月天種種惡事。毀辱之言。叵有人聞。如此事者。能信以不。但聖子。今恒常習行慈悲之心。聖子囑

託此言不善。聖子既行大慈悲行。恒常美言。慰喻眾生。今捨諸親。此是非善。是故善哉。聖子迴心向家受樂。爾時太子見其車匿如是憂悲苦惱之語。聞已。復報彼車匿言。車匿。汝今應須捨別離苦。莫作憂惱。何以故。一切眾生。有生有老。悉有別離。車匿。一切眾生。所有愛著染惑之心。其在胎內。養育之者。皆悉是虛。會有別離。彼非是我。我非是彼。而說偈言。

譬如大樹眾鳥群 各從諸方來共宿  
後日別飛各自去 眾生離別亦復然  
猶如盛夏起大雲 暫聚以復還離散  
眾生離別法皆爾 須與聚合復分離  
既相隨來生此間 今者各各還歸本  
勿言我與汝有異 剩作彼此去住情  
一切去來無所依 但隨眾生有愛著  
強作分別自他意 猶如樹木枝葉莖  
各各別有色形容 此緣本來無染污  
況復無常眾生類 譬如樹蔓生果蔴  
隨其熟時則墮落 人命脩短亦如是  
長年促壽死終無 往昔一切諸仙人  
恒說如是無常事 設使壽命八大劫  
至於無常敗壞時 必死更無有疑慮  
猶如諸方各自來 至河同共欲飲水  
或復上船渡彼岸 既至岸上還復分  
父母生子亦復然 并及眷屬諸朋黨  
少小雖同在一處 長大須與各別離  
雖復業果同共家 其受苦樂報不等  
及至無常事催促 各各相捨無親疎  
爾時太子說此偈已。告車匿言。善生。車匿。是

故汝今莫惱自心。決定還去。所以者何。汝今止為愛著大家。不能捨者。汝若到家。還來覓我。若汝迴至迦毘羅城。見我親族。為我愁者。汝告彼等。作如是言。汝等眷屬。於太子邊。宜應割捨愛著之心。何以故。我今知彼有要誓言。爾時太子即說此偈。囑車匿言。

假使我今身血肉 并及支節筋脉皮  
一切磨滅盡消亡 或復性命不全保  
我若不捨此重擔 越渡諸苦達本源  
未證解脫坐道場 終不虛爾還相見  
爾時車匿既聞太子說此偈已。即以自身四布於地。持其兩手。前著抱於太子兩足。而作是言。善哉。聖子。今乞歡喜。莫作如是苦切誓言。大聖太子。我有何力。有何神德。能令聖子迴還本宮。但我從此獨自向家。聖子眷屬。必當打我。或復聖子父王淨飯。并及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必應問我。我妙梵聲聰慧之子。汝今將向何處擲來。爾時太子報車匿言。車匿。莫作是言。莫作是言。我之父母及諸眷屬。見汝從此獨自迴還。終不打汝。所以者何。我眷屬等一切。悉皆愛念於汝。車匿。速起。速起。上來。所論有如此法。世若有人。將所愛人言語。意氣向彼道時。必得賞賜。汝決定須速還至家。我之父王。見汝還已。心得蘇醒。然我父王見我捨家。聞道出家。大生苦逼。父王之身。及諸眷屬。一切號咷悲咽。哭泣。城內大小。一切人民。為於我故。生重苦惱。彼等若得見汝。還者。心少喜歡。爾時車匿從地而起。合十指掌。淚下如流。舉聲大哭。白太子言。以如是故。我

今欲將聖子還家。勿令大王種姓斷絕。是時車匿從地起已。馬王乾陟前膝胡跪。出舌舐於太子二足。兩眼流淚。是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此馬雖復是畜生身。猶尚慈悲垂淚而泣。況復聖子諸眷屬心。當見何殃。唯願聖子正觀於此。乾陟馬王今見聖子不欲還家。是以胡跪屈前兩膝。開口出舌舐聖子足。以慈哀心二目淚下。爾時太子以諸功德萬字莊嚴。千輻相輪。猶如芭蕉。內心柔軟。金色右掌網縵手指。摩其馬王乾陟頂上。而語之言。乾陟。汝今具作馬事。以得度於大負重任。從今已後。汝乾陟馬還家自養。此今是我最後從家騎乘之務。行大遠路。賴汝今日得濟於我。乾陟。汝今莫生憂惱。莫泣莫悲。汝所載我。當得大報。我今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後證時。當將甘露分布與汝。而有偈說。

太子以右羅網指

萬字千輻輪相現

金色柔軟清淨手

用摩馬王乾陟頭

猶如兩人對語言

汝同日生馬乾陟

莫過悲啼生懊惱

汝作馬功已訖了

我若當證甘露味

所可負載於我者

分別密教甚深法

報答於彼終不虛

爾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今日已得廣大王位。聖子具足。一切諸相。玉女之寶。所莊嚴宮。普皆顯現。自餘多種五欲之事。最勝最妙。人間難辦。今已得之。何故聖子捨此妙樂。愛於諸獸百鳥。充滿曠野之內。又復是處多有惡賊恐怖之事。獨行獨坐。遠離諸樂。云何悅心。太子報言。汝善車匿。所語不虛。其理雖然。

汝今諦聽我為汝說。世間五慾會歸無常。非究竟法。不合心安。若得還失。速疾如流。不暫停住。如草上露。不久消散。猶如空拳。誑於小兒。如芭蕉心。無有真實。如秋雲起。乍布還收。如閃電光。忽出還滅。如水沫。無有常定。如熱陽炎。誑惑於人。而說偈言。諸五慾之事。猶如魁膾机。如刀刃塗蜜。如借他器用。如新死哭泣。如夢見快樂。寤後覓還無。猶如剗貴人。如樹果子熟。不久當墮地。如惡人刀仗。殺怨無慈心。猶如割肉。當受大苦惱。如執大火炬。不慎而燒身。妙色人天果。久長受樂已。心無有厭離。已得復能求。猶如人熱渴。更復飲鹹水。求諸五欲等。不厭離亦然。是故若智人。欲離諸五欲。猶如毒蛇頭。若求長壽命。遠離如毒藥。亦如大火聚。若有智慧人。應當遠捨離。諸有生死者。一切不堅實。念念不暫停。世法應如是。壽命無自由。決至向死鬼。如是思量已。莫住於世間。爾時太子說此偈已。告車匿言。車匿。五欲之事。有如是等多種過患。車匿。王位亦然。以種種苦眾患雜亂。我見如是可畏相。故寧住於此曠野之中。共諸飛禽走獸盜賊恐怖之處。獨起獨行。遠離欲樂。我意樂此。彼非所願。車匿。汝聞我作如是語已。莫復違我此之大事。車匿。我於如是法行之內。當開法眼。汝須隨喜。不應障我。是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太子若定作是心者。我今不敢違聖子勅。如聖子教。我還向家。爾時太子讚車匿言。善哉善哉。大善車匿。汝今如是順從我意。獲大善利。汝作事善。是時太子身上所有諸寶瓔珞。皆悉自解。口作如是大弘願言。此是我今最後在家莊嚴身飾。此是我今最後在家莊嚴身飾。解已。手持將付車匿。付車匿已。復作是言。車匿。汝將此等諸寶瓔珞。歸付與我諸眷屬等。是時車匿即取彼等諸寶瓔珞。受已。更問於太子言。聖子。若我至家。將此瓔珞付於聖子。諸眷屬時。脫彼眷屬問於我言。車匿。汝今何故將我太子送至他國。而捨獨來。車匿。悉達太子復更囑託我等何事。彼等若問我如是事。當作何報。太子又言。車匿。汝若至家。為我頂禮。父王淨飯。并及姨母摩訶波闍波提。自餘尊者。一切眷屬。悉皆問訊。車匿。為我諮啟淨飯大王。作如是言。我今實知父王恩深。但為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所以違離。若得證已。即當還家。奉見大王。又別為我諮白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國大夫人。勿為我故。生大憂愁。聖子必得成大善利。迴還。共母歡喜相見。又我宮內一切婢女及諸親族。時年童子。并餘釋種。作如是言。我今欲破無明暗網。當得智明。得智明已。我當迴還入迦毘羅。

爾時太子從車匿邊。索取摩尼雜飾莊嚴七寶。把刀。自以右手執於彼刀。從鞘拔出。即以左手攬捉紺青優鉢羅色螺髻之髮。右手自持利刀。割取。以左手擎擲置空中。時天帝釋以希有心。生大歡喜。捧太子髻。不令墮地。以天妙衣。承受接取。爾時諸天。以彼勝上天諸供具。而供養之。爾時淨居諸天大眾。去於太子不

近不遠，有一華鬢名須曼那，其須曼那華下，化作一淨髮師，執利剃刀去於太子不遠而立。太子見已，作如是言：「謂淨髮師，汝能為我淨髮以不？」其淨髮師報太子言：「我甚能為。」太子報言：「汝若能者，今可知時。」爾時彼化淨髮之師，即以利刀剃於太子，無見頂相紺螺髻髮，當剃頭時，帝釋天王生希有心，所落之髮不令一毛墜墮於地。一一悉以天衣承之，受已，將向三十三天而供養之。從此已來，令諸天上因立節名，供養菩薩髮髻冠節，至今不斷。

爾時太子自解其身一切瓔珞，及以天冠，剃去髮鬚，剪落既訖，觀於體上，猶有天衣，見已念言：「此衣非是出家之服。」出家之人，在於山間，誰能與我袈裟色衣？如出家法，居在山林，須如法衣。時淨居天知太子心，如是念已，應時化作獵師之形，身著袈裟染色之衣，手執弓箭，漸漸來至太子之前，相去不遠，默然而住。是時太子見彼獵師，身著袈裟，手執弓箭，見已，即語作如是言：「山野仁者，汝能與我此之袈裟色衣已不？」汝若與我，我當與汝迦尸迦衣。此衣價直百千億金，復為種種梅檀香等之所熏修。汝何用是麤弊衣服袈裟色為？可取如是迦尸迦衣，而說偈言：

此是解脫聖人衣 若執弓箭不合著

汝發歡喜心施我 莫惜共我博天衣

爾時獵師報菩薩言：「善哉仁者，我今與汝實不吝惜。是時化人即與菩薩袈裟之衣。從菩薩取迦尸迦衣，價數直於百千金者，復以種種梅檀所熏，菩薩爾時心大歡喜，受袈裟衣。

深自慶幸，即脫身上迦尸迦衣，與彼獵師。時淨居天所化之人，從菩薩邊取迦尸迦微妙衣已，即於其地，以神通飛上虛空中，如一念頃，還至梵天，為欲供養彼妙衣故。於菩薩前，以天神通乘空而行。菩薩見已，生大歡喜，希有勝上奇特之心。於此袈裟染色衣邊，復更倍生慙重，至到歡喜之心。爾時菩薩以剃頭訖，身得袈裟染色衣著，形容改變，既嚴整訖，口發如是大弘誓言：「我今始名真出家也。」是時菩薩遣車匿還，淚流滿面，以送車匿，分別訖了。獨一無雙，體上既披袈裟色服，安庠徐步，向跋伽婆仙人居處。是時車匿，曲躬頂禮菩薩，兩足圍遶菩薩三匝而迴。車匿既見菩薩，割意不肯還家，兼其身體著袈裟衣，頭無天冠，髮髻悉剪，身體復無諸寶瓔珞，并及微妙迦尸迦衣，如是一切種種悉無。既遙見已，上舉兩手，大叫盡聲號天而哭，投身撲地，心意悶絕。良久乃蘇，蘇已，還起，諦觀立地，視菩薩行，更復舉聲稱冤而哭。以其兩手抱乾陟項，悲咽哽塞，大聲呼嗟。良久哭已，觀見菩薩心意不迴，無可冀望。將諸瓔珞及以衣裳，并牽馬王乾陟迴返，欲向家歸。此是身還，實非心捨。其行道路，或時思惟，或舉聲哭，或復悶絕，躄倒於地，或處直立不能前行，或處思慕不樂而坐。車匿如是心懷愁惱，多種自現諸苦相已，漸漸次到迦毘羅城。其乾陟馬數數迴頭，觀看菩薩，作聲嗚喚，逐車匿後，淚下而行。其馬已前，多足氣力，歡喜縱逸，以見菩薩捨家出家，剃髮故，苦逼憂愁，恒常懊惱，身形

羸瘦氣力消盡。假使是馬瓔珞莊嚴，以心離別於菩薩故，無有威神，無有威德，迴顧數觀，占看菩薩，而作大聲，淚下滿面，悲鳴而行。在於路上，不食水草，以飢渴逼，行步羸弱，威力威神，悉皆減損，不復能行。其眼中淚，恒常不乾。菩薩初騎，所發到處，止半夜行。今以苦逼身羸弱故，迴還八日，始得至家，而有偈言：

菩薩初出半夜行 車匿辭別牽乾陟

以苦逼切失威勢 迴還八日乃到家

佛本行集經車匿等還品第二十三上

爾時車匿將馬乾陟辭別太子，迴還歸至迦毘羅城。當初入時，譬如有人入於空宅，其迦池，或復渠河，或復苑囿，以太子捨行出家，故無有威神，凋悴枯竭。其迦毘羅城內所居人，民大小，遙見車匿，將領馬王乾陟還歸，不見太子，以不見故，悉隨車匿及乾陟後。次第而行，諮車匿言：「悉達太子今在何處？」是時車匿流淚滿面，哭泣哽咽，不能得言。時彼城內一切人民，悲泣啼哭，隨逐車匿，及以乾陟，行則隨行，心生疑惑，而問車匿：「作如是言，其王子者，今在何處？」於我國內，生大歡喜。今汝何處捨離而來？是時車匿隨行，隨報彼諸人言：「我實不敢捨背聖子，而彼聖子捐棄自宮，捨俗衣形，并發遣我及馬乾陟，令使來還。太子獨自在山出家，是時城內一切人民，聞此語已，心生奇特，希有之事，而讚助言：「未曾有法，各對面共相謂言：「悉達太子難行能行，時彼城內一切人民，口雖如是稱說彼言，而其淚



散髮覆面而哭。或拔鬢髮低頭而哭。或舉兩手仰天而哭。或有姝女以悲苦故。東西南北交橫馳走。猶如野鹿被毒箭射。或有姝女以衣覆面。叫喚而哭。或有姝女遍體戰慄。猶如風吹芭蕉樹葉。低昂而哭。或有倒地悶絕。不知少有餘命。纔出聲哭。或有姝女如魚出水。擲置陸地。宛轉而臥。微有喘息。劣餘殘命。綿憊而哭。或有姝女猶如掘樹。倒臥在地。宛轉而哭。諸如是等種種苦惱。以逼切身號哭。太子

是時車匿及馬乾陟。并彼無量百千姝女。哭泣之聲。不可得聞。摩訶波闍波提。流淚悶絕。小蘇即便大哭。太子口唱是言。嗚呼我子。嗚呼我子。汝身本時。以種種香摩塗拂拭。威神大德。而用莊嚴。今者云何。在於山谷。為諸蚊虻細小毒虫。咬啖汝身。能忍此苦。住於曠野。嗚呼我子。汝身恒以迦尸迦衣薰香所覆。今者云何。麤澁臭衣。能忍著身。嗚呼我子。汝在家時。清淨妙香百味所作。種種羹臠潔白之食。自餘惡雜。不曾向口。今者云何。忍食麤澁冷淡食飲。或飯或麩。或餅或漿。云何空浪。此能得下。嗚呼我子。在於宮內。細滑床敷。柔軟氈褥。或覆天衣。或復兩邊挾置倚枕。或臥或偃。隨意自在。今者云何。在赤露地。或棘針叢。麤草之上。忍得臥眠。嗚呼我子。在家之時。或有奴婢。或有左右。恒常供承哀愍之心。或有倚身。或有胡跪。或有立地向汝面觀。而得奉事無所乏少。今者云何。瞋恚之人。或有貧窮。或有憔悴。向汝無慈。汝何能觀取其意氣。嗚呼我子。在於家內。以妙華色。可喜端正。姝女群隊。左右圍遶。而受快

樂。汝今云何。在於山曠。猶如野獸。恒常恐怖。獨坐獨行。心乃娛樂。嗚呼我子。善生羅網。所覆。長直脚指。柔軟脚蹠。踰躅。猶如鹿王。掌底柔軟。如蓮華葉。二輪莊嚴。分明顯著。今汝云何。如是脚跡。徒跣踰地。或有棘針。或有沙礫。或時水凍。或時炎埃。何忍東西。將此行涉。

是時摩訶波闍波提。作如是等無量無邊諸種語言。哭太子已。心薄蘇醒。得復本念。從地而起。問車匿言。車匿。此事已然。我子悉達行路之時。向汝何囑。車匿。我子所有柔軟青色紺黑頭髮。復誰割也。車匿。我子頭髮。今在何處。車匿報言。國大夫人妃子。悉達囑語我言。車匿。汝至我家。為我慇懃。再拜問訊我母摩訶波闍波提。若再拜已。作如是言。諮啟大母。願莫大愁。莫生苦惱。莫憶於我。子不久得如心所願。得即迴還。奉觀大母。其聖子手自拔於刀。左執頭髻。右手持刀。而自割截。擲於虛空。諸天接取。將還天宮。為供養故。是時摩訶波闍波提。既聞車匿。作是語已。復更重哭。大子髮髻。嗚呼我子。頭髮甚長。柔軟螺髻。極能端正。一毛孔。一毛旋生。不亂不斷。堪著王冠。受於王位。汝今何忍。割截擲棄。嗚呼我子。兩臂甚長。行步庠序。如師子王。兩目圓滿。猶如牛王。身體金色。胸膊寬大。聲音隱隱。如鼓如雷。如是人者。何堪出家。居在山野。今我此地。無有福相。若是人者。行如法行。此地倒已。復不能起。為世作主。我願一切有德之人。諸功德。具值於法。王出現於世。令諸大眾。安隱快樂。而有偈說。必其此地。無有福。不應生是智慧人。

既現如是功德身。應當為世作聖主。爾時耶輸陀羅大聲叫哭。一瞋一罵。雜種語音。呵責車匿。作如是言。車匿。我婦女人。年少夜半。睡眠沈重。無所覺知。汝今把我心中所愛。如意聖夫。將何處置。車匿。去此近遠。我之聖主。善大丈夫。并汝及馬。三平等行。車匿乾陟。唯二獨來。在於我前。不見我心。所愛聖主。是故我今身心戰慄。車匿。汝非善人。不潤益我。車匿。我今要言。假使酷暴。極瞋怨家。猶尚不能如是損害。似汝今日。躑頓於我。車匿。如汝是我所歸依者。應覆護我。應養育我。汝今云何。見我夜半。昏亂睡眠。汝私竊偷。將我聖主。向何處著。車匿。即汝今是最大怨讎。所作之事。今已訖了。汝復何須。懊惱啼哭。汝宜拭面。何用強悲。虛瀝目淚。車匿。汝不善業。今作已竟。不假須哀。車匿。以汝為我聖夫善友。禁節入出。可行則行。不可則制。今反相從。令我聖主。隨意而出。車匿。用汝何為。汝今作是不善事已。應須歡喜。我知汝今。大獲果報。大得福利。車匿。凡世間人。寧取有智。以為怨家。不將愚癡。共作朋友。車匿。汝雖於我。夫處為友。而汝作事。不曾思惟。所以者何。車匿。汝於我家。今已造作。不利益事。汝今應當。生大慶幸。車匿。此諸宮殿。高峻莊嚴。猶如雲隊。復以種種。瓔珞。廁填財寶。充滿。今為汝故。悉皆空虛。即向車匿。而說偈言。

凡人寧近智慧怨。莫取愚癡作朋友。由汝作事不思審。令我合家苦惱煎。爾時耶輸陀羅。說是偈已。重語車匿。作如是言。車匿。我今何得心不憂愁。向者我夫若當

相對今日此等諸姪女輩色白如雪脣赤如朱可憐少雙端正第一解身瓔珞脫妙衣裳應須共同受諸欲樂誰知一朝忽成孤寡以無主故眼淚晝夜恒如水流啼哭呼號常無斷絕車匿又此乾陟與我長夜恒作怨憎不為利益見我夜半睡眠不知負我心中所愛之主從城而出此馬作業極深不善何故今者在於我前苦痛而鳴令聲遍滿大王宮內其先將我聖子出時此不善馬何故默然飲氣而行若初去時如是嗚喚彼時即應聞其聲響諸人睡覺我今亦應不見如此大苦惱事此不善馬假使箭射穿穴其身或以杖殺應不合出行向山林是故此馬不為我家作於利益正以畏懼少鞭杖故將我內心所愛最上聖主丈夫出向山藪我今此宮以無主故堂殿房室聚落城隍國邑街衢樓閣窓牖門閣欄楯曲尺琅玕半月殿形微妙殊勝最上華麗今悉空虛為此馬王惡乾陟故令我皇閨猶如曠野舉目灑地無處可貪耶輪陀羅作於如是多種苦切痛楚悲泣酸哽言時不可聞見迷悶暫停其車匿聞耶輪陀羅作是言已低頭屏息合十指掌垂淚大哭報聖子妃耶輪陀羅作如是言妃今不應呵責乾陟亦復不合瞋罵於我我無過失我及乾陟實無罪咎妃之聖夫初始去夜我作多種眾諸障礙所謂唱叫我於爾時大聲喚妃以種種語作如是言大妃速起大妃速寤今夜此宮妃所愛夫欲將於我及乾陟去手執頭髮一一出示耶輪陀羅此之頭髮爾時我拔某

姪女取此是某甲姪女頭髮此是某乙姪女頭髮各各稱名而告語彼爾時不覺自餘姪女一切悉然此乾陟馬聖子去時亦作障礙一千餘遍出聲嗚喚以蹄踰地前却不行又以領車張鼻震吼此馬嗚時其聲所聞至半由旬其蹄聲聞一拘盧舍我於爾時唱語妃言妃之所愛今夜去矣妃及其餘諸姪女等自不覺知如是等聲又是諸天神力隱沒不令得聞大妃須知我及乾陟實不敢將聖子去也如是測度知妃聖主取我語不聖子若依我語而行終無是事即向於妃而說偈言

我今不忍眼淚流 合掌低頭更諮白  
妃實不合呵責馬 并及我邊不得瞋

大妃我昔亦知淨飯大王舊有嚴勅一切左右善加用心守護太子我雖先知有如是教但不自由諸天力強迷我心意所欲作事不得從心聖子所行並天神力唱宜出家

爾時心念城門自開彼諸宮門從來各有多千人眾心不放逸守護諸門彼等皆著睡眠不覺聖子初出宮門之時如日初昇放大淨光破一切暗我於爾時自知此是諸天所作大妃我於爾時聖子出城行路之時我走在前徒步而走我於爾時身不知乏大妃此乾陟馬行於路時脚不踰地猶如有人昇而將行其作聲時亦不遠聞大妃我於爾時私心思念亦知此是諸天所作大妃我於爾時聖子如法樂沙門衣袈裟色服從他乞取其自身衣解付與他髻髮割截擲虛空中而不落地諸天接取我於爾時心念知是諸天所作大

妃以如是故妃今不應於我輩邊生於瞋恨所以者何不由我故亦不關馬將聖子出爾時大妃耶輪陀羅臥於地上少時思惟以種種語悲啼號哭作如是言嗚呼我主何故今者我如法行孝順向夫捨我而去向彼欲求於法行者彼無正法以其不能隨法行故嗚呼我主可不聞彼往昔諸王欲向山林求法之時將婦及兒相隨而去彼等諸王無妨聖道亦得成就嗚呼我主彼豈不知有如是法諸人猶尚共婦剃頭出家修道精勤苦行將於好馬祭祀諸天作無遮會於未來世二人同受上妙果報若知韋陀論中說法何故今者獨於我邊作法慳惜不共行法咄咄空往徒生人中若知世間共於婦人有恩愛情云何棄捨欲生於彼三十三天貪於玉女我意今見如是之事彼天玉女有何可貪有何端正有何五欲歡樂事情若其不貪於彼快樂捨此王位威神功德及與我等諸姪女輩既棄捨已出家而入空閑山林欲行苦行我今不取天上果報亦不羨天玉女之身我心知足我有是力我在於此不用生天但於此處修行苦行乞如是願若在人間若在天唯願伏事如汝之主彼心決定如是剛鞞若捨我等入於空山閑靜林野我心亦然堅固不轉如石無異最牢最實若我今無夫之婦以見自主從家而出行至山林使我孤單獨在空室何得令心而不破裂即說偈言

我今身心甚大剛 如鐵共石無有異  
主捨入山宮內空 何故我今心不破

爾時耶輸陀羅如是因緣。為於太子苦惱逼切。而心迷悶。忽然躡地。須臾還起。或時舉聲悲哀號哭。或時默住。低頭思惟。或時忽驚狂言。漫語。彼之我夫。今何方去。彼我聖主。今何處停。使我孤勞。獨居宮內。棄我捐我。捨背我行。我從今日。不得聖子。不臥本床。亦復不以香湯澡浴。亦復更不莊嚴自身。不揩摩拭。不脂粉塗。又更不著雜色衣服。從今已後。不著雜種諸瓔珞具。不以香華薰佩於身。不食美食。不飲美漿。一切酒等。悉皆不飲。常食勝食。今更不食。頭上素髮。更不嚴治。雖在於家。恒常作於山林之想。而行苦行。乃至不見彼之。最上勝大丈夫。我見一切諸園林池泉水殿堂。悉滿塵土。猶如曠野。一種無異。以迦毘羅聖子無故。一切宮閣。一切樓觀。悉無精光。猶如沙磧。以此憂愁苦惱心故。不能自持。失於正念。無復愧耻。無復羞慙。其耶輸陀羅臥在地上。作於如是苦惱。宛轉狂語之時。宮內所有諸嫫女等。悉皆同聲叫喚大哭。流淚滿面。而有偈說。

如是苦惱逼切彼

嫫女及妃耶輸陀

各各相觀眼淚流

猶如盛夏降大雨

爾時車匿見耶輸陀羅作於如是諸苦惱已。諫言。大妃。莫生如是酸切懊惱。莫大悲苦。應須暫停。莫憶聖子。聖子出時。雖在人間。與天無異。威神氣力。與天不殊。聖子出時。諸天圍遶。右邊則是諸梵天王。及梵眷屬。左邊帝釋及諸三十三天眷屬。其東方有提頭賴吒乾闥婆王。其南方有毘婁勒叉鳩槃荼王。其西方有毘婁博叉及諸龍王。其北方有毘沙門天

領諸夜叉左右圍遶。其身悉著金剛鎧甲。或執弓箭。或執戟槊。或復在於聖子之前。示現道路。或復在後。防衛聖子。或在於左。或復在右。隨從而行。其虛空中。常有無量諸天玉女。百千萬眾。悉大歡喜。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將天雜華。散聖子上。散已復散。是時聖子見於彼等諸天玉女。內心亦復不喜不樂。不愛不瞋。不取不觸。其聖子情。如是不著彼等所用。國母大妃。聖子出時。諸天如是示現神通。所有諸事。供養聖子。我今難可一一具說。說是語已。時第二妃瞿姨聖女。譬如大樹枝折下。垂不能自舉。瞿姨聖女為於太子受大苦惱。其心煩毒。為彼憂愁熱火所燒。遍體戰慄。臥於地上。宛轉大哭。口唱是言。嗚呼我主。心常歡喜。嗚呼我主。面如滿月。嗚呼我主。端正少雙。嗚呼我主。最上最勝。諸相具足。嗚呼我主。清淨之身。世間無比。支節不缺。次第善生。猶如金像。嗚呼我主。功德最勝。嗚呼我主。大慈大悲。天人所供。嗚呼我主。勇健多力。如那羅延。無有怨敵。能降伏彼。嗚呼我主。梵音微妙。出聲猶若迦陵頻伽。嗚呼我主。名稱遠聞。嗚呼我主。百種莊嚴。福德之聚。於天人世。無與等齊。嗚呼我主。功德圓滿。諸仙見者。悉皆喜歡。嗚呼我主。名聞上下。四方四維。悉皆尊遍。供養之聚。如智慧林。嗚呼我主。於世間中。舌味最上。嗚呼我主。口唇紅赤。如頻婆果。嗚呼我主。雙目紺焰。如青蓮花。嗚呼我主。口四十齒。清淨潔白。如乳如練。如雪如霜。嗚呼我主。鼻高隆直。猶鑄金挺。嗚呼我主。眉間白毫。正住清淨。嗚呼我主。兩膊

團厚寬廣。齊平。腰細纖長。猶如弓弭。手足柔軟。嗚呼我主。髀脛臂肘。猶如象鼻。手足正等。爪皆紅赤。嗚呼我主。此之瓔珞。看日所作。吉星吉宿。大淨飯王。造作之時。生大歡喜。今者何故。乃得別離。我今亦復不意。見於此等瓔珞。時瞿多彌。以苦惱心。數數恐怖。數數驚惶。猶如野鹿。被他駢逐。落於圍內。手執刀槊。或復弓箭。用射其身。受大苦痛。東西馳走。觀察四方。無能救護。可令免脫。時瞿多彌。心亦復然。語言不正。在於宮內。自諸殿中。東西南北。求覓不得。悲泣叫聲。淚流滿面。無有救護。受大苦惱。復大唱言。聖子在此。此處猶如忉利天宮。一種無異。諸物具足。亦如帝釋威德。巍巍光明。熾盛。今悉失盡。今以聖子忽然無故。其城猶如尸陀之林。或如山澤。或如曠野。我在於此宮殿之中。共於聖子。受無比樂。生大歡喜。無有厭離。今聖子無意。不樂著。譬如魚鼈。出於水中。居在陸地。無有暫樂。何況意樂。我亦如是。聖子無故。有何樂心。猶如過春。諸蜂無樂。以華無故。不著彼林。不貪彼樹。我今亦然。無聖子故。此之室內。有何歡樂。嗚呼我主。坐起之處。恒作音聲。宮中嫫女。以歡喜心。作大歌舞。今此宮殿。一種不殊。而令我忽生憂苦。心意不歡。何況伎樂。嗚呼我主。身著微妙種種香華。瓔珞自嚴。塗香末香。隨時供足。無所乏少。應正受樂。稱心歡喜。云何忽然棄捨而去。譬如虛空。起大雲隊。閃電雷鳴。放大雹雨。忽然不現。聖子亦然。次受王位。應須受樂。無所短乏。棄捨而去。必我往昔。精妙施已。心還生

悔以心悔故今得是報。雖受果報無量深善。忽然復失以悔業故。今成寡身。我今薄福。失於如是最上勝人。咄此恩愛。會無多時。須臾便失。猶如戲場作大歡樂。忽然還散。現事如此。又傳聞道。往昔王仙修習寂靜。制伏諸根。證於禪定。至彼空林。斷一切殺身專苦行。食諸妙藥。及於甘果。隱處山藪。共婦相隨而行。梵行。今彼何緣。獨向山野而自精勤。

時瞿多彌抱乾陟頭舉聲大哭。嗚呼乾陟。無慈之馬。共汝一時同生聖子。今在何處。汝復何故夜半將去。不語我知。呵責車匿而作是言。咄汝車匿。特無慈心。我既睡眠。何故不喚。此既是我心中所愛。今忽捨去。汝以何故不語我知。令我久長獨眠。獨坐。真實大苦。咄汝車匿。為我論說。聖子去時云何而行。復誰將引。在於此宮是誰導出。行向何方。今至何所。妃瞿多彌如是呵叱責車匿。已復更和軟語。車匿言。事既以然。汝善車匿。汝親送來。知聖子處。汝將我等往詣彼所。我等身當隨於聖子修習苦行。專精求道。還望來生。共於聖子同生天上。爾時車匿聞瞿多彌如是種種瞋喜言。已心生悵快。倍更憂惱。苦痛熾盛。逼切其身。淚流滿面。強自抑忍。安庠慰喻。瞿多彌心。作如是言。願妃善聽。但莫憂愁。亦復不須如是哭泣。計應不久得見聖子。所以者何。當於聖子遣我還時。而語我言。汝車匿。去至於宮內。為我問訊一切眷屬。并我妃等。及諸釋種童子。知親我故。遣汝迴還向宮。慰喻彼等。為我語彼。作如是言。我今已除貪恚癡網。不久當成智

慧等覺。成已即許迴返。還入迦毘羅城。我知聖子決得利智。稱心等願。迴還不疑。定知如是最勝眾生。不虛妄語。

時淨飯王如是苦惱於其宮裏。祭祀諸天。所作已辦。遙聞太子宮閣之內。大叫哭聲。王便從自宮殿而出。是時車匿即將太子瓔珞傘蓋。并馬乾陟牽詣王前。一一顯示。承太子命。慙重囑。故頭面頂禮淨飯王足。涕淚交流。嗚咽滿面。依具奏知。時淨飯王見其太子諸寶瓔珞。并及傘蓋。馬乾陟等。兼復聞於太子所囑恩慈言語。不覺忽然大叫唱呼。失聲大哭。作如是言。嗚呼我子。中心所愛。誰期如是。時淨飯王念太子故。憂苦切身。迷悶倒地。無所醒覺。而有偈說。

王聞菩薩誓願重 及見車匿乾陟還

忽然迷悶自撲身 猶如帝釋喜幢折

爾時淨飯王宮所有釋種諸親族等。見淨飯王身撲倒地。彼等皆悉大生憂苦。心無暫樂。各自舉聲號咷而哭。口唱種種悲苦之言。大叫大呼。如上所說。時迦毘羅城內。所有人民大小。以其別離聖太子故。各各稱冤大聲而哭。思念太子。如是次第。諸眷屬等。齊共慰喻於淨飯王。時淨飯王憶太子故。憂惱之心。不能暫捨。諸親族等。或有言說。開解王者。或有扶王令起坐者。而王雖坐少時。還倒悶絕不醒。或時暫蘇。啼淚滿面。而勅車匿。作如是言。汝之車匿。何故不遣太子還宮。時其車匿即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亦大作慙懃。方便欲令聖子降意歸還。但聖子心無所染著。於世間中所有俗法。一切棄捨。無有樂心。即語我言。

汝莫諫我。我今不用一切五欲。棄捨一切眷屬國城。唯樂山林泉流靜處。

時淨飯王重聞車匿作是語已。兼見太子諸瓔珞具在於地上。身即頂禮。滿面淚流。大聲而哭。語車匿言。我今力窮。無復意氣。手足悉折。猶如机株。我今別離此愛子故。如樹無枝。唯根樹在。於外諸國。今見輕欺。又我單身。無所能作。如樹被雹。為諸小兒之所戲弄。嗚呼我子。最上最勝微妙丈夫。可喜形容端正。無匹。柔軟童子。違離心願。何故出家。棄捨五欲。心所樂者。偕我而去。嗚呼我子。諸相具足。百福莊嚴。一一相中。皆並悉備。嗚呼我子。身體諸好。皆悉遍滿。嗚呼我子。伺諸姪女。睡眠不覺。忽然而出。嗚呼我子。昔在宮內。我無一愁。嗚呼我子。諸王家勝。嗚呼我子。上世以來。恒在諸王上族中生。嗚呼我子。何故忽捨王位。出家。嗚呼我子。恒為多人之所喜見。若男若女。老嫗丈夫。眼瞻視時。無不歡悅。嗚呼我子。善巧多智。嗚呼我子。棄捨四方。及諸七寶。一切眷屬。獨自出家。嗚呼我子。猶如白象。破大樹木。背宮出家。嗚呼我子。汝出宮時。所有城門。難開難閉。設開閉時。其聲遠徹。云何今者。使我不聞。決當諸天。隱蔽彼響。嗚呼我子。今此處所。迦毘羅城。諸釋種子。無所可望。以汝悉達。捨出家故。嗚呼我子。迦毘羅城。諸釋種子。所有資財。金銀珍寶。穀麥倉庫。自餘錢物。能得棄捨。猶如涕唾。背而出家。嗚呼我子。我以為汝造諸時。殿。春夏秋冬。汝今云何。棄捨而行。娛樂曠野。無人之處。唯與諸獸。山林為樂。嗚呼我子。昔

者諸仙二種授記。以是因緣。我昔歡喜遍滿。其身不能自勝。我於爾時不覺頂禮兒之二足。嗚呼我子。汝今出家。護城諸神悉皆棄捨。此城而去。嗚呼我子。面圓如月。嗚呼我子。牙齒白淨。目如牛王。嗚呼我子。昔聞汝語。心生喜歡。今日憶想。反成憂苦。嗚呼我子。恒以妙好。多伽羅香。栴檀沈水。牛頭栴檀。用塗其身。種種瓔珞。所莊嚴身。末香熏香。燒香所薰。柔軟之體。今忽不見。嗚呼我子。愛戀之心。徹我皮肉筋脉骨髓。而在中住。今忽捨出入山林間。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

###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 車匿等還品下

時淨飯王復作是言。我今心願所有四方護世神王。護諸眾生。今為我子成利益故。恒相佐助。天上帝釋千眼天主。舍脂之夫。大力天王。及諸天眾左右圍遶。願為我子所有心求。願作佐助。又世諸神。風神水神。火神地神。四方四維。彼等諸神。皆作佐助。汝最勝者。無上丈夫。何故棄捨四大天下。彼之我子。今捐家出。志慕無上極妙聖果。其所欲求。願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使早證明。其淨飯王臥於地上。以種種語呵責乾陟。作如是言。汝不善馬。從來多種。為我所作愛樂之事。今日何緣。忽不饒益。如是損害於釋種家。我之太子。恒常愛汝。與我心合。常作歡喜。汝今如是。汝須覆滅。汝

可將我向太子處。我共愛子。共行苦行。我今離別所愛子。故命在須臾。不久存活。而說偈言。

乾陟汝馬速疾行 將我詣彼還迴返

我無子故命難活 如重病人不得醫

時淨飯王說是語已。因愛子故。苦切所逼。臥在於地。作如是等受苦惱事。舉聲大哭。乍撲乍起。言音哽咽。爾時有一智慧大臣。并及國師婆羅門等。見淨飯王宛轉于地。左倒右扶。心大愁毒。悲苦纏迫。意不暫歡。身心一時生大熱惱。其等欲開解王意。故現顏色。自無憂愁。共白王言。大王今者。宜可捨諸憂愁。苦惱。定於自心。須作健想。不應如是。悶絕自撲。猶如凡人。涕泣流淚。所以者何。大王當知。如昔過去。多有諸王。棄捨王位。如萎華鬢。背而入山。又復大王。太子悉達。宿緣當受如是業報。大王今者。應憶往昔。阿私陀仙。預授其記。白大王言。彼童子者。不可拘以人天果報。并及轉輪聖王之位。而期待之。使令貪愛。暫住於世。大王今者。若決定欲喚大子還。但勅我等二人。令去。當隨王命。終不敢違。時淨飯王即報之言。汝等二人。若知時者可速疾往。至太子邊。若不爾者。我今身命。無有吉祥。為諸苦惱之所纏逼。是時大臣。并及國師婆羅門等。聞淨飯王如是勅已。即共發行。詣太子所。而說偈言。

太子應受如是業 王當念昔私陀言

記彼不貪天轉輪 寧樂人間五欲樂

時彼大臣及國師等。說是語已。相與俱行。其馬乾陟。處處聞於如上。苦切呵責言已。意甚憂愁。生大熱惱。以熱惱故。無暫時歡。心既不

歡。即便命盡。命盡之後。應時上生三十三天。既生彼天。後知如來。得成道已。即從彼天。捨來下生中天竺國。於那波城。其城有一婆羅門種。具行六法。即為彼家。而作子息。乃至漸大。至如來邊。如來知彼往昔之時。作於馬身。命終生天。時佛即說彼馬因緣。既聞法已。漏盡解脫。入般涅槃。

#### 佛本行集經觀諸異道品第二十四

爾時太子。自手執刀。割於頭髮。剃除鬚髮。身著袈裟。即時無量百千諸天生大歡喜。遍滿其體。不能自勝。以喜歡心。齊出聲叫。大歌大嘯。弄諸衣裳。口大唱言。悉達太子。今已出家。悉達太子。今已出家。其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已一切生法。眾生當得解脫。於彼生法。乃至應受苦惱。別離諸眾生等。悉得解脫。於此繫縛。爾時菩薩割髮之處。其後起塔。名割髮塔。菩薩身著袈裟之處。後起塔。稱受袈裟塔。車匿乾陟辭別迴還。向宮之處。後起塔。名車匿乾陟迴還之塔。菩薩行路諦視徐行。有人借問。默然不答。彼等人民。各相語言。此仙人者。必釋種子。因此得名。釋迦牟尼。爾時菩薩。自心發起。如是思惟。我今既已捨於王位。捐自眷屬。境界國城。不可生悔。此事成已。是滅相法。如是念已。心轉勇猛。爾時菩薩。從彼阿尼彌迦聚落。漸漸欲向於毘耶離。中路有一仙人。居處。彼舊仙人名跋伽婆。隨言。菩薩入彼仙人處時。光明顯赫。照彼山林。菩薩既除諸瓔珞具。并捨一切迦尸迦衣。直是身威。猶尚出光耀。彼山林諸仙人眼。而有偈說。

菩薩象王師子行 除捨妙衣及瓔珞  
直著袈裟鹿法服 身猶威耀彼諸仙

時其林內所有持行婆羅門仙。行住坐臥。或手執持。隨威儀住。彼等一切向菩薩面。起恭敬心。愛樂尊重。或復生疑。瞻仰菩薩。然彼林內有諸耆舊。婆羅門仙。或取華果。藥木草根。其餘他行未集聚者。彼等未見不生疑心。但遠遙聞菩薩之聲。既聞聲已。心驚。速疾來還。林中本所住處。應所作者。更不復作。應所取者。更亦不取。其餘華果及藥草根。設已取者。亦悉捨之。但心速欲來菩薩前。時彼林內所有諸鳥。所謂鴻鵠。鸚鵡。鸚鵡。鴛鴦。鴛鴦。命命。孔雀。及迦陵伽俱翅羅等。一切諸鳥。彼諸鳥等。見於菩薩入林中已。各自出和雅之音。作微妙聲。又彼林中所有虫獸。其等一切。悉捨水草。不食。不飲。歡喜來向於菩薩前。是時彼林諸婆羅門。為祭祀。故擊諸牝牛。取於乳汁。彼等牝牛。雖復捋訖。而其乳汁。猶更如初。自然流下。時彼一切諸婆羅門。各相謂言。曾聞有八婆娑婆天。此人莫非是於其一。或復有言。諸婁宿天。此是其一。何以故。自從其來入此林中。此林放光。皆悉明耀。如日初出。照於世間。而說偈言。

或八婆娑此是一 或二婁宿中一天  
若不此林何故光 譬如世間日初照

用。此是古仙之所居處。欲求解脫。易得安心。此處空閑。經行寂靜。爾時菩薩。以微妙語。辭采音句。美麗可觀。聲隱隱深。猶如雷鼓。隨所堪受。問訊相酬。是時諸仙眾中。有一婆羅門仙。善巧居林。苦行之法。彼見菩薩好容儀已。別更告一婆羅門言。仁者知不。此天童子洞識人心。善解方便。何以故。凡世間人。各相謂言。我生諸子。應當養育。諸子長成。則能為我興立家計。販賣求財。造作生活。我於當時。求智求道。若負他債。悉償令了。如是思惟。諸恩愛。故養育諸子。此則不然。為他求道。不計自死。不求自利。時彼眾中。復更別有一婆羅門。告彼已前婆羅門言。仁者仁者。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世間之人。不自覺。知不自辨了。常不知足。但言我今須如是。辨明日復須作如是。辨我法時。猶尚未至。如是一切諸世間人。以迷惑故。既不辨於此世自利。然未來世亦復不得成就諸利。爾時菩薩。從兜率天下來之時。入釋種胎。欲受生。日。彼時先於其跋伽婆仙人林中。所居之處。自然涌出二金色樹。時彼二樹高峻長大。而彼二樹。當於菩薩出家之夜。忽然沒地。一時不現。其跋伽婆仙人。見彼二樹。同夜沒不現已。心大憂惱。悵悵低頭。思惟念言。必我衰時。相貌所至。或復更有惡相來耶。菩薩見彼跋伽仙人。如是憂愁。低頭悵悵。心不歡樂。漸至彼邊。而白仙言。尊者何故。顏色憂愁。低頭而坐。時彼仙人。報菩薩言。天善童子。此我居處。往昔以來。有二金樹。從地涌出。彼樹高峻嚴麗。可觀。我見彼樹。今忽不現。以其沒故。我今憂愁。

心意不樂。如是低頭。思惟坐耳。菩薩即問彼仙人言。尊者。彼等二樹出來幾時。仙人答言。到今已來二十九年。菩薩又問。彼樹滅沒。爾來幾時。仙人報言。昨夜半時。始沒不現。菩薩即語彼仙人言。彼二樹者。是我福力果報。故生。若我當作轉輪聖王。我於此處。作一善地園林之所。我今既其捨離出家。以是義故。彼樹昨夜沒而不現。以是因緣。尊者勿復自生憂愁。爾時菩薩。為於彼等一切諸仙。左右圍遶。於前行。至彼所居處。隨意遊行。觀看種種坐起安禪。苦行。精進求道之處。時彼林內。有一仙人。恒修苦行。在菩薩後。隨逐而行。爾時菩薩。入彼林中。至於仙人。居坐處已。東西南北。觀看彼中行住坐臥。苦行。居所欲求。彼等最勝處。故問於彼等諸仙人言。我今始入求道未久。是故我欲借問諸仙。唯願如法。為我解說。汝此法行。我曾未知。汝等示現。為我宣說。我得聞已。如法奉行。此處求利。真實行者。如於汝等所有苦行。我亦依行。彼等諸仙。答菩薩言。仁問我等一切苦行。及求道法。我等為仁。次第解釋。凡行苦行。此之眾內。或有食菜。或有食蕒。或食尼拘陀樹枝者。或食頭拘羅樹枝者。或食迦尼迦羅枝者。或復止食一樹之枝。或食牛糞。或食麻滓。雜果藕根。或食雜種諸樹軟枝。或復飲水。而用活命。或如蜚蜋。而自活命。或復有如驢鹿食草。而以活命。或有立地。而用稱心。或有坐地。而稱消適。或食四口食。而活命。或復有持麻。作衣者。或黑羊毛。而作衣者。或草作衣。或以野蠶綿。



問汝世間近法若人殺羊祭祀天已得如法者何故不殺所愛親族而祭祀天是故我知殺羊祭祀無有功德汝行雜法意欲如是

爾時菩薩遙見去此坐處不遠有一叢樹如尸陀林菩薩見已告彼苦行諸師等言尊者但看彼地處所名何苦行而彼林下或有死屍諸鳥所食或有死屍白骨而聚今者現見或有死屍以火焚燒成一聚骨或有死屍懸著樹上或有死屍被其眷屬之所殺害莊嚴其座依法而葬後生慚愧或有死屍眷屬圍遶相送來向尸陀林中安置於地訖還歸舍其苦行師又復更言仁者王子然其彼處尸陀林者四輩共同無有簡選平等施身福德之地名為曠野此處地方布施身者不用苦力速生天上求世勝處速得受樂或有仁者投身絕崖或燒或施而生天上菩薩復言若當如是修行行者後求富貴嗚呼大癡嗚呼無常而求後世多有怨讎求後富貴嗚呼大苦還求大苦彼等癡愚無智之人入大火聚入大蛇口菩薩如是辯才之舌向諸仙人說解脫言作微妙語如是說時日將向沒是時菩薩還彼仙人所居之處一夜停宿後日天曉更餘處行彼等諸仙隨菩薩後次第而行爾時菩薩少時行已見彼諸仙隨後而行菩薩見已即便依一樹下而坐彼等諸仙圍遶菩薩或坐或立是時彼諸眾仙之中最老仙人向於菩薩生希有心而白之言仁者王子自汝來至我所住處時彼地方而自莊嚴仁者出已彼處如今即成曠野以是義故唯願

仁者莫捨於我所坐之處何以故凡人欲得疾生天上在此福地而修行者不久即生向於天上是故仁者不應捨此如是微妙先聖所行清淨之所而行餘處而說偈言

仁來我林威德嚴 今去忽然成曠野  
是故不應相棄背 如人愛命莫捨身

爾時諸仙說是偈已即更白言仁者王子今在此處得不見於無有恩義鄙惡人乎或見墮於雜行之人或復見於不淨行人若不如是仁者何故不樂於我所居停處我等諸仙欲隨仁者作於善友隨順不逆奉教隨行欲共仁者求勝妙處假使歲星共仁者居猶得勝處何況我等苦行諸仙

爾時菩薩得彼諸仙上首請欲同求解脫見其意已即說自心本所誓願兼復讚歎彼等苦行一切諸仙而語之言仁者諸仙今者已得無礙之辯而身久來習行如法內心淨故能於未曾所識人邊生大慙重敬念之心今若欲捨猶如親愛乃生大愁其事雖然但仁者輩所求之法為生天果我不然也我今乃欲志求解脫不欲取有我之意願決定如是我心既觀如是相已見於汝等所居之處心不願樂一欲求還一欲求去此一甚遠然我亦非不樂此處又亦不復憎疾他人亦非見於他人過咎而不住此捨背行也然汝等輩皆住於法隨昔仙聖有所言說汝等一切皆悉已得大仙之法是時彼等諸仙人見菩薩所求解脫勝上於菩薩所更生懇重愛敬心想爾時彼眾其中有一梵志仙人恒臥灰中或

編椽上身著死屍糞掃衣服耳目青黃鼻長身白手執軍持聞菩薩說如是語已向菩薩面歡喜以報歎菩薩言仁者所語極大微妙最上誓願汝今乃能年少之時未受五欲見諸過患若不渴仰欲生天者豈能得知天上後患如是觀已而求解脫彼人不久便得解脫若當仁者有如是意決定欲求彼解脫者汝今宜應速疾而行去此不遠有一仙人住止之所名曰穿藏彼有一仙名阿羅邏彼仙已得決定正智清淨之眼仁者可至彼邊諮問應聞至真方便行路仁者若聞此之方便必至彼真如我意觀仁者所見必過於彼如今仁者心想及身一切相貌決定當度諸智彼岸勝於往昔諸仙人等未曾證者今悉得之

爾時菩薩報彼梵志仙人等言願如仁者所述可也是時菩薩捨彼仙人慙勸請背之而行意欲向於阿羅邏所而有偈說

摩訶釋種聖王子 善巧美語慰諸仙  
決欲前向羅邏邊 所有諸仙還自住

佛本行集經王使往還品第二十五上  
爾時國師大婆羅門及一大臣二人齊共受淨飯王悲哀瀝淚啼號勅已即便整備賢善好車駕馭而立奉承大王威德勢力從所住城迦毘羅出出已尋逐菩薩腳跡速疾而行漸漸至於彼跋伽婆仙人住處其跋伽婆遙見使來漸將向近即起前迎而口唱言善來仁者云何忽屈來到此間願且消息少時停止此草鋪上解歇暫坐我當具辦甘果冷水隨意飲食時二使人即便頂禮彼跋伽婆仙

爾時彼眾其中有一梵志仙人恒臥灰中或

0翻譯名義集7卷:軍遲.此云瓶.寄歸傳云.軍持有2.若甃瓦者是淨用.若銅鐵者是觸用.西域記云.摺稚迦即澡瓶也.舊云軍持訛略也.西域尼畜軍持.僧

人之足禮已却退坐於一面坐安隱已其跋伽婆種種慰勞王二使人爾時大臣即便逆止跋伽婆語而問之言大仙尊師我等今被彼甘蔗種大淨飯王勅命而來我身即是彼王大臣指國師示此是彼王國之尊師大婆羅門彼甘蔗王有一太子字悉達多以畏生老病死之故欲求解脫捨宮入山傳聞道其已至此處我等求彼故來至此作是語已跋伽婆仙即便報彼二使人言實有此事然其脩臂功德具足勝上丈夫曾至此處至此處已而問於我所修行法我依實說彼既知已即云此雖勝於人間其後還來入生死中非是究竟解脫之處嫌故捨去欲求出離解脫生死今者進向於阿羅邏仙人居所而說偈言

脩臂丈夫功德具 至此聞我法非真

欲求至極大涅槃 背我今向阿藍所

爾時二使大臣國師婆羅門等聞跋伽婆仙人語已以至孝心於淨飯王愍重敬故不覺疲乏無有懈勸不食甘果不飲水漿依跋伽婆仙人之語即共相尋向菩薩所彼等漸至到菩薩邊遙見菩薩在於林中於一樹下鋪草而坐除其一切諸寶瓔珞身體放光巍巍顯赫而自莊嚴警重雲中忽然日出照耀天下滿林樹間見已相與從車而下安庠徒步向菩薩邊至已頂禮於菩薩足口同唱言唯願聖子一切常勝更自前立近菩薩邊

爾時菩薩慰勞彼等隨於彼等所能堪受勞謝語言而慰問已菩薩命令相近而坐二使坐已白菩薩言大智太子聖子之父淨飯大王

以心愛敬於聖子故大受苦惱所以者何當於聖子出宮之日大王聞已立地自撲迷悶而絕全不覺醒以水灑噴良久乃蘇既復本心流淚滿面憶念聖子其狀如是今遣我等來聖子邊唯願聖子正心專聽王如是勅我以知汝正意樂法我以知汝不住我宮必應出家求無上道其理雖然但今非是汝入山時我既見汝非時入山是故我今憂愁苦毒全身被然猶如猛火焚燒大林汝今且可割意還來入於我宮暫捨於汝愛法之心受我愛重若如此者是汝法行若汝不還至我目下今我受苦如是增長譬如大河長遠流注於一時頃兩岸崩頽其水被填忽然斷絕又如猛風吹大雲陣譬如熱天火燒乾草譬如旱月煎涸諸泉譬如雹摧盛春苗稼善子我今心亦如是以為憶念恩愛汝故心大沸惱煎燒破碎是故汝且迴還向宮享受王位治化天下於後若見有善惡事當任汝心入山求法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一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一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王使往還品下

時淨飯王復如是言我智慧子汝今雖於諸親族邊無愛戀心但取我意還來向家勿令我今為於汝故憂愁懊惱取於命終善子凡人行法行者皆於一切諸眾生邊生慈悲心如是乃得名為法行豈但獨自身入深山始

名法行所以者何我昔曾聞往古已來或有諸人在自己家不脫瓔珞種種嚴身長養鬚髮具足功德求解脫故在於家內亦能得於解脫之法凡是修習解脫行法唯須智慧及以精進如此即是解脫正因汝今違我而入山者如此乃是避於五欲驚畏之法然其彼等諸人在家以諸瓔珞莊嚴自身得解脫者今當為汝略而說之昔有仁者名曰隨常仁者力金剛仁者多有仁者流行仁者大富仁者邊天又復有於毘提訶國王名能生耶耶底王隋言仁者淨仙又羅摩王有如是等無量無邊在家諸王悉得解脫汝今須知在於家中求解脫法亦能令得未必出家是故汝可速來還家滿二種願一汝得受五欲之樂二令我心常得歡喜凡世間人受王位者若令心得如願功能名真王我今能為汝滿此願王位難捨我為汝故此難捨事能捨與汝灌於汝頂汝若建立如是因緣則我歡喜便即辭退捨世出家入山求道而說偈言

王位親密實難捐 今悉割斷持付汝

見汝堪治世間故 我生歡喜即入山

爾時大臣并及國師婆羅門等宣淨飯王如是口勅所說之偈悉具委曲諮菩薩已復更別以三種事意諫菩薩言大智聖子此是聖子父王淨飯流淚嗚咽向我等勅酸切之語是故聖子今聞父王如是苦勅堪應供養恭敬父勅不得違逆聖子父王今以沒溺大深苦河無人能拔出於智岸唯有聖子能作救護堪拔彼苦猶如墮於最極深水唯大船師

乃能拔出。如是如是。聖子父王。今以沒深大苦惱海。更無有人能拔出者。唯聖子耳。又復聖子。小嬰孩時。增長養育。唯憍曇彌。兼其復是聖子姨母。莫令孤寡。使其命終。今為憶念於聖子。故受大苦惱。譬如犍牛。失犢子。故悲喚而鳴。如是如是。彼憍曇彌。以眼不見於聖子。故悲苦嗚咽。常恒啼哭。是故聖子不應捨離。復以往昔。養育之恩。猶如彼牛。愛戀其子。并及宮內婦女眷屬。亦然受苦。又迦毘羅城內。一切釋種男女。人民大小。為愛聖子。心煎迫。故被苦惱火之所燒然。是故聖子。今可還家。見於彼等。譬如大地。被焚燒時。在上諸天降大甘雨。滅彼焦熱苦劇之火。

爾時菩薩聞父王使如是語已。少時思惟。以調身心。口喘氣已。報使人言。我亦久知。人父向子。皆有愛心。我知我父淨飯大王。向於我邊。極大憐念。憶戀著心。我今但以怖畏。世間生老病死。自身見沒。豈能救沈。欲求度脫。故捨離彼諸眷屬耳。誰復樂捨此之親愛。不可欲得恒相見也。若世間中無愛別離。誰不樂世。雖復久住共諸親聚。會當別離。是故我今捨於一切所愛親族。及以父母。志求菩提。若汝所言。因愛我故。致令父王生大苦惱。我聞此言。實不戀著。如是恩愛。所以者何。譬如有人於睡眠中。夢見親愛。聚會。覺還別離。若是凡人。不解方便。心生苦惱。此是無識愚癡眾生。若有智人。能自思念。親愛合會。猶如路行道上。結伴相與共行。隨逐近遠。到所至處。各散還本。以是事故。親愛眷屬。聚集有離

何須愁惱。又前世時。曾為眷屬。捨已來此。此處眷屬。捨至後世。後世捨已。復至後世。如是展轉。更互相捨。此諸眷屬。愛戀之心。從何處來。去至何處。凡世間人。從初受胎。至一切處。如是念念。剎那時間。悉皆有於死命鬼逐。如此何者是時非時。今乃語我。我子。即今非是入山求道之時。何況在家。受五欲時。若當問我。時非時者。今當略之。所以者何。彼死命鬼。於一切時。攝諸眾生。無不攝時。是故我今欲求離彼生老病死。以如是故。無時非時。

菩薩復言。若當我父喚子。但來。我必與子灌頂王位。我父必有大弘願心。如是難事。易能與我。可惜於道。令我不修。但我不欲受此王位。親愛繫縛。非解脫道。譬如患人。不思美食。云何智人。貪是世樂。其無智想。愚癡之身。大有苦惱。故乃能受此王位耳。既居王位。放逸自在。耽荒酒色。不能捨離。譬如金屋。猛火熾然。譬如美漿。和諸毒藥。譬如花沼。而有蛟龍。如是如是。王位快樂。意所娛樂。諸患隨逐。不覺不知。以是因緣。我今不樂。亦非是法。而說偈言。

譬如金屋火熾盛 如食甘美毒藥和  
如滿池花有蛟龍 王位受樂後大苦

爾時菩薩說是偈已。復作是言。以如是故。往昔諸王。得王位已。年少之時。治化受樂。後至老年。厭離五欲。棄捨宮殿。便入山林。凡人寧當在於山林。食草活命。不居宮殿。受五欲樂。如養黑蛇。後受其殃。初受樂時。不知患害。後時瞋發。遂便螫人。寧捨居家。入於山林。莫捨山林。還入家居。何以故。為於先聖所譏嫌。故

我今既得生於善家。應修善法。莫如癡人行不善法。自縱恣心。既剃鬚髮。著袈裟衣。止住山林。修道學問。而彼於後。捨袈裟衣。不懷慚愧。是名無羞。愚癡之人。或為貪故。或為瞋故。或為癡故。或為畏他。如是反退。我今不羨天帝釋宮。況復還欲入自己宅。譬如有人。已得美食。食訖已後。吐變此食。棄之於地。復欲還喫。可得。以不。如是如是。若人捨彼五欲出家。或為諸緣。還欲入家。亦復如是。譬如有人。已離火宅。還欲入來。如是如是。已見俗患。捨白衣形。入山修道。迴還亦爾。而說偈言。

如人捨於火宅走 後時忽復更迴還  
既見俗患離出家 從林反歸亦如是

爾時菩薩說此偈已。告一使言。汝等前稱父王所說。往昔諸王。在家修法。得解脫者。此事不然。何以故。此之二事。因緣相乖。甚大懸遠。所以者何。求解脫人。其心寂定。微妙之處。乃得居停。若在宮中。五欲情蕩。出外治民。須行鞭捶。瞋責罪罰。於是心中。求解脫者。無有是處。若人意樂。無為寂靜。彼則不貪世間。王位。設在位時。應須捨離。若樂王位。其人心意。不能寂靜。若樂寂定。復貪世務。此二相乖。天地懸遠。譬如水火。不得共居。如是如是。求解脫法。復著五欲。終無是處。是故我今。決定知彼。往昔諸王。捨王位已。然後乃得寂定之法。若居王位。教化之時。其智未成。且學用心。治理民耳。不必專求解脫之法。其事雖然。彼等諸王。各隨其意。或求解脫。或受五欲。我今不然。不學彼等。亦復不曾發如此心。我今已斷住家欲。鑿得於解脫。

不復貪著世間五欲，豈得還家。時二使人聞於菩薩如是等說，無染著言，專正決定至真之語，更復詳共白菩薩言：大聖王子，今者誓願求無上法，此是真實，非無道理。但如此行，今未是時，所以者何？聖子父王今受如是憂愁苦惱，是故聖子違背此心，非是正法，而說偈言：

今求法藏實是利 雖有正理未合時

父王愁毒切割心 孝德既乖是何道

爾時二使說此偈已，重白聖子作如是言：大聖王子，如我所見，此意非是細觀法行。於世財利及以五欲非巧方便，所以者何？聖子今者未曾見因，云何求果，現得果報而便捨背？方求未來，大聖王子，凡是世間一切書典，各各皆有於悉檀，或有人言，有未來世，或有人言，無未來世，然此義中人多有疑，是故聖子，以得果報現在且受，若無來世，何須精勤求彼解脫。

復有人言，決定世間有善有惡，未來世受，以是義故，精勤修行，求解脫道，是名為癡。若使諸根決定破壞，親愛別離，怨憎聚會，境界相合，自然捨離，生老病死，何假須作勤劬方便？當知此義無有實也。又在胎時，手足胸背腹肚髮爪諸節支脈，自然而成，或復有人得成身已，還復破壞，或有人言，既破壞已，還自然成，故先典中有如是語：棘針頭尖，是誰磨造？鳥獸色雜，是誰畫之？此義自然，無人所作，亦復不可欲得即成。世間諸物，不得隨心，即使迴轉，而有偈說：

棘刺頭尖是誰磨 鳥獸雜色復誰畫

各隨其業展轉變 世間無有造作人

復有人言，世間作者一切皆由自在天作，若

自然者，人亦何須勤劬作業，可不是因流轉自來，及其去時，還是彼因流轉自去，復有人言，以分別故，則我相生，故受於有，有盡亦然，若受有時，不假勤求，自然而受，若有盡時，自然而盡，亦不假滅，復有人言，世間欲受人身之時，其父不負他人之債，則便得生，生天生仙，一切悉然，若此三處不負債者，此人不用勤劬而求，自然而得，彼處解脫，如是次第，諸經典中，各各悉檀，自說如是，各得解脫，其有智人，精勤欲求勝處之時，必損其心，是故我知，聖子，若欲求解脫者，依理依法，應如是求解脫之路，如古書典，悉檀所說，若如是者，必定當得無有疑也。聖子慈父淨飯大王，為聖子故，受愛心苦，當得除愈，聖子今者還宮之時，意中若見宮殿，患厭此事，亦復不須思惟，何以故？昔諸王仙棄捨家，已至山林中，後還迴向自家宮中，言彼王者，各有名號，所謂菴婆梨沙王隋言虛，捨離家，已在山林中，諸臣百官，開諫曉喻，左右前後圍遶而還，其羅摩王隋言能喜，既見大地，被諸惡人之所毀敗，各各相奪，迭相殺害，心不忍看，從山出來，如法擁護，又復往昔，毘耶離城，有一大王，名徒盧摩隋言樹，亦從山林下來，本國護持世間，往昔又有一梵仙，王名娑居岐，梨低隋言離言，又羅枳提婆王隋言喜天，達摩耶反，舍王隋言法稱，諸如是等梵仙諸王，無量無邊，各捨山林，還來本宮，綏撫大地，是故聖子，聞此往昔諸王本事，今若還宮，無有患苦，而說偈言：

如是名稱諸王等 各捨婁女入山林  
後並棄山還本宮 聖子今迴有何過

時菩薩聞彼二使如是語已，告彼大臣，并及國師，婆羅門言，有無之義，疑與不疑，我自知耳，但此二義，所有真理，隱之與顯，我忍受之，其傳聞者，既無因緣，何由可信？若有智人，應不依他虛說而行，猶如盲人，欲行道路，既無導者，不見真實，云何得行？心自不決，若善非善，彼盲癡人，假令淨法，心見不淨，以無智故，我今寧發精進之心，而雖未得，甘從果報，長受苦惱，實不忍在五欲，淤泥迷沒，沈溺，為於諸聖之所譏訶，暫受快樂，又汝等言，往昔已來，虛空箭王，及能作喜，並從山林，還入家者，彼等諸王，我不取於解脫法中，用為證明，何以故？彼等諸王，以其所學，盡神通故，別更無有苦行之法，是故彼等迴反還宮，汝等今者莫作是心，我當立誓，假使日月墮落於地，此雪山王，移離本所，我若未得正法之寶，貪世事故，以凡夫身，還入本宮，無有是處，我今寧入熾盛，猛炎大熱火坑，不得自利，而還入宮，無有是處，爾時菩薩，作是誓已，從座而起，捨棄此林，背彼二人，獨自而行，時彼二使聞於菩薩如是言已，復見決定捨諸親族，發如是願，知必不迴，舉身自撲，從地而起，流淚滿面，大聲而哭，隨菩薩行，欲近菩薩，是時菩薩，威德甚大，彼等二人，不能得逼，猶如日光，耀彼等目，不能覩見菩薩之身，爾時使人，復更重詔菩薩，是言，唯願聖子，莫作如是，剛鞫志意，願定我等，戀慕之心，我等愛心，既未除斷，不忍棄捨聖子而去，彼等二人，愛菩薩故，兼復重意，向淨飯王，以是因緣，隨菩薩後，東西而行，或住或看，或行或走，時

彼二人更復別教四人隱身隨菩薩後左右而行。汝等人輩莫離聖子。看至何處。如是教已。時彼二人心中愁毒。受大苦惱。啼哭叫喚。各相問言。我等今者云何至城見大王面。大王心情為聖子故。大受苦惱。我等此言云何得奏。若至王邊。復作何語能解王心。而有偈說

彼等二使知聖子 決定不還至自宮  
別遣四人逐後行 自迴見王云何說

佛本行集經問阿羅邏品第二十六上

爾時菩薩捨其父王大臣使人。并及國師婆羅門。時兩俱流淚。既分別已。漸漸前行。安庠而向毘舍離城。未至彼城。於其中路。有一仙人修道之所。名阿羅邏。姓迦藍氏。時彼仙人有一弟子。遙見菩薩向己而來。見己生大希有之心。從生未曾覩見斯事。見己速疾走向其師所坐之處。至已向彼諸同學等。摩那婆邊。大聲唱喚。彼等姓名。各自自言。仁者跋伽婆。仁者彌多羅摩。仁者設摩。諸如是類。摩那婆等。皆悉告言。汝等今者可各喜歡心。應捨離祭祀之法。今此處所有遠方客大德。仁來。應須迎接。然此仁者已能厭離諸煩惱。欲求最上至真解脫。即是釋主淨飯王子。諸相端嚴。猶如金柱。身光明曜。巍巍堂堂。脩臂下垂。手過于膝。足趺下踏。千輻之輪。行步安庠。如牛王視。圓光威德。猶如日輪。身若黃金衣袈裟服。我等福利最上之尊。漸漸自來向我等邊。我等今者應須辦具。隨力所有供養承事。勿令虧少。恭敬尊重。頂戴奉迎。爾時彼摩那婆。即以偈頌歎菩薩言

安庠善巧能行步 顧盼猶若大牛王

眾相滿足莊嚴身 一切諸毛皆上靡  
足下圓輪具千輻 眉間宛轉妙白毫  
脩臂洪直自在垂 此是人中大師子

爾時彼摩那婆口說此偈。歎菩薩已。重告彼諸摩那婆言。汝等一切諸摩那婆。可共相隨。向於師所。諮白此事。是時彼諸摩那婆等。即便相隨。往詣其師阿羅邏邊。到已。委具諮白於師。如前等事。言語既訖。

爾時菩薩安庠而行。忽然來至阿羅邏邊。其阿羅邏仙人遙見菩薩近來。見己不覺大聲告言。善來聖子。菩薩前至阿羅邏所。二人對面相共問訊。少病少惱。安隱已不。相慰問。其阿羅邏請菩薩坐草鋪之上。而有偈說

二人相見大喜歡 各各問訊少煩惱  
相對語言時未幾 清淨草座即便鋪

爾時菩薩坐草鋪已。其阿羅邏諦心觀察菩薩之身。上下觀已。生大歡喜。希有之事。即對菩薩以美音辭。往來談說。稱讚菩薩。作如是言。仁者瞿曇。我久承聞。仁者丈夫。能捨王位。踰城出家。割絕親愛。染穢羅網。譬如大象斷牢鐵鑣。或鞞皮繩。頓絕之後。自在走出。隨心所行。如是如是。仁者今日乃能猛心捨宮入山。於一切處知足少欲。大有智慧。仁者瞿曇。既得如是希有之事。世間富貴果報。功能得已。能棄。剝落山林。此實難辦。往昔諸王。雖得王位。果報具足。備受五欲。至年老時。喚於世子。付囑王位。灌頂為王。於後方捨宮內而出。至於山林。行求於道。彼不為難。亦非希有。如我所見。仁今年少不受五欲。捨是富貴功德

之事。能辦是心來。此求道。既得如是不可思議。大聖王位。最勝境界。正盛年時。能斂心意。不著諸欲。志求解脫。不被縛著。不為諸境界所染。能知有中一切諸患。不被諸有所纏繞。何以故。往昔有王名曰頂生。彼王已得統四天下。猶不知足。騰上至彼三十三天。得於帝釋半座而坐。以其內心不知足故。五欲境界。即便失盡。墮落於地。復有一王名那睺沙。亦得王領於四天下。還復上至三十三天。治化諸天。猶尚不足。亦失王位。墮落於地。諸如是類。羅摩王。陀盧呼彌王。阿沙羅吒迦王等。又多有諸轉輪聖王。以得王位。不知足故。皆失境界。富貴王位。悉皆滅盡。世間無人得境界已。心知足者。猶如大火得薪熾盛。其阿羅邏作是語已。菩薩報言。仁者大仙。我見世間如是相。已復覩一切。猶如芭蕉。心內不牢。後還破壞。以得境界。恐不知足。不求自利。厭離欲事。我知是已。尋求正路。處處遊行。猶如有人行於曠野。失伴迷路。心惑諸方。不得導師。以求導。故處處遊行。今我亦然。爾時菩薩作是語已。時阿羅邏更復諮白於菩薩言。仁者瞿曇。我久見於大士心相。仁於解脫。堪作大器。爾時眾中有一摩那婆。是阿羅邏仙人弟子。合掌白師。歎於菩薩。作如是言。希有。此人不可思議。能辦此心。往昔諸王年少之時。坐於宮內。當受五欲。於後得年頭白老時。各喚太子。付囑王位。灌頂為王。於後捨家而入山林。行行修道。而得王仙。此者不然。盛年少壯。正是快意。受五欲時。少病少惱。氣力充足。頭髮烏黑。身體

柔軟勇猛具足無所乏少。父王年老不貪王位，厭離世間不貪果報，而能出家入山求道。

時阿羅邏白菩薩言：仁者發心欲求何事，欲辦何道，乃能發心來於此處？菩薩報言：尊者大師，我以見此世間眾生，以為生老病死纏縛不能自出，今發如是精勤之心。時阿羅邏復作是言：仁者瞿曇，乃能生於如是慧眼，發如是想，此義真實，所以者何，而說偈言：

一切法勝唯有行，清淨寂定不過心。

染著恩愛最怨家，諸有恐怖是老死。

爾時阿藍說是語已，而被眾有一摩那婆是阿羅邏仙人弟子，白菩薩言：仁者今捨親愛眷屬，背而來此，有何心意？菩薩報言：世界所有集聚會決有別離，我知如是，故發此意欲求至真。時阿羅邏仙人重更白菩薩言：仁者今已得於解脫，所以者何，眾生所沒此泥難渡，世間所縛此牢強繩，仁者已能獨辦此心，我當說此解脫法門，所謂愛心，仁須遠離言愛心者，是世間中大惡蛟龍，於心水內居止，停住，失一切利，以如是故，我今觀知世間之人，非是正行，其能取於正行之法，唯有智人，遠離愛染，應須發心斷見有相，作於無相。菩薩答言：大仙尊者，我受是語，如尊所言，阿羅邏仙復問菩薩：仁云何受？菩薩報言：世間之人，以作相縛，其相縛者，凡是父母生子養育，為立家故養育兒息，有能增長成就我家，以是緣故，父母養子，若無因緣，自許眷屬猶不親近，況復他人，凡親近人，貪求利故，而昵於人，終無虛覓。阿羅邏仙復更讚言：善哉仁者，仁今已

知世間諸法，瞿曇沙門，乃爾明證一切諸智。

時彼眾有一摩那婆，亦是羅邏仙人弟子，白菩薩言：仁者瞿曇，仁今已得是最上樂，何以故，能漸離於一切愛相，即得世間諸無惱法，所以者何，我見世間，少有人能不憐婦兒，不求財物，不舉兩手，哭於世間，多見有人以少欲不知厭足，愛惜資財，常起貪心，染著世利，家家盡皆舉手大哭，而說偈言：

世間罕見知足人，少欲無求不受苦。

所有哭泣恩愛者，多是貪著聚資財。

時阿羅邏白菩薩言：希有仁者瞿曇，如是廣大智慧，是故仁今辦是勇猛制伏諸根，不令增長於諸欲染，勿為所牽，是時菩薩問於尊者阿羅邏言：大仙尊者，諸根何故如是不定，欲降伏者，方便云何，唯願尊者為我解說。其阿羅邏仙人報言：沙門大士，凡人在世欲厭離生，我今當為大士略說方便之相。大士諦聽而有偈說：

大尊仙人阿羅邏，發遣菩薩神智心，於自己論悉檀中，分別要略而宣說。

瞿曇大士，凡欲除於諸根體相，及根境界，應須如是思量分別，何以故，是諸根等一切境界，既分別知，悉須捐捨，乃至諸根境界之內，有諸愛染，彼愛所染，即能令著，以此著故，則令眾生沈沒世間，不能得出，諸凡夫人受於貪愛繫縛等苦，一切皆由境界故，得如是等事。大士當知，何因緣爾，而說偈言：

山羊被殺因作聲，飛蛾投燈由火色，水魚懸鉤為吞餌，世人趣死以境牽。

爾時菩薩聞此偈已，復更問言：尊者今說調伏

諸根方便相貌，共因緣生，體性虛空，誑惑無實，猶如火坑，猶如夢幻，如草上露，我今心想以如是知。時阿羅邏仙人復問菩薩：大士，仁何故言諸境界內無利益想？菩薩報言：凡人欲依諸境界住，受果報者，猶如有人造立屋舍，欲蔽日光，或避風雨，如人以渴故求於水，又如人飢故求覓食，如人垢穢欲洗浴身，如人露形求衣覆體，如人困乏故求乘騎，欲得除寒故求於暖，欲得除熱故求於涼，欲去疲勞故坐床鋪，如是等事，諸所求者，皆為以苦來逼身故，所以推求，如似病人為患重故，方覓良醫，世間之人一切悉皆如是，希望。時阿羅邏讚言：瞿曇，希有此心，大德，云何於世間中能作如是速疾，即生無常之想，希有希有能見真實，大德利根聰敏易悟，若能如是明了見者，是名真見，若異見者是名誑惑，如仁所言，為飢求食，避藏風雨，以此寒熱暫易奪故，世間人心即生樂想，又復歎言：仁者瞿曇，真是法橋，任持大器，我雖傳聞，先觀弟子堪受法不，若能堪受，然後為說種種諸論，如我所見，仁者今日則不復然，俯仰云為，深得進止，不假須觀，如我論中有真實義，盡為仁說，爾時菩薩聞阿羅邏仙如是語已，生大歡喜，而重問言：尊者大仙，今日未知我之孝心，忽為我作如是妙說，我知是相雖未即益，今已得利，所以者何，譬如有人欲見於色，而得光明，如人遠行須得善導，如度彼岸須得船師，尊者今日顯示我心，亦復如是，唯願尊者更為我說，尊者所知，云何度脫生老病死。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一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問阿羅邏品下

爾時尊者阿羅邏仙人善知菩薩心有至德更述已論決定悉檀而說偈言

瞿曇沙門善諦聽

我論中說總悉檀

如今雖在煩惱中

如後自然還解脫

爾時阿羅邏說是偈已作如是言凡眾生者此有二義一者本性二者變化合此二種總名眾生言本性者即是五大其五大者所謂地大水風空我及無相名本體性言變化者諸根境界手足語言動轉來去及以心識此名變化若知如是諸境界者名知境界言能知彼諸境界者是我能知思惟我者是智人說而說偈言

若有能識諸根塵

是名善知彼境界

言知一切境界者

智慧人說思惟知

爾時阿羅邏作如是言思惟我者其人即是迦毘羅仙及其弟子以自度量此意境界波闍波提仙人之子名曰深意所見亦然如人數數生老病死受諸苦毒深諦知已為他解說念其遠離思惟此理應當了知一切無相又復說言因煩惱者所謂無智愛著諸業如是等業屬煩惱因此煩惱因則有四種此人不能解脫生死以其未離諸煩惱故四種云何一者無信二者著我三者有疑四者無定以有餘殘則無方便深著世間恒常墮落以如是故處處受生言無信者常行顛倒應如是知而反不知是名無信言著我者云此是

我稱彼非我我如是說我如是受我行我住我相我身如是名我不自覺知是名著我

言有疑者此是以不惑疑一切止是一物猶如泥團是名為疑言無定者如是如是是亦不然非是亦然心意覺想一切諸業是眾是我是彼是此是名無定又餘殘者未知勝處未覺始覺未證自性始證知故是名餘殘

又復說言無方便者即是無智以無智故不解方便無方便故不能顯示以是義故名無方便又染著者謂無智人見聞觸覺即生染著或時意著身著語著或意業著一切境界應不著處而惑著之是名為著又墮落者我是彼處彼處是我若有如是思惟念者是名墮落以是因緣墮於煩惱是名無德是名無智是名五處苦惱無樂此無樂處所謂黑暗愚癡大癡有二雜住是名五處言黑暗者所謂懶惰言愚癡者所謂生死言大癡者所謂行欲所以者何此處假使有大德人猶尚迷惑不知醒悟故名大癡二雜住者所謂瞋恚復二雜住所謂懈怠無明眾生不如是修迷沒染著此五處所住於煩惱苦海之中順生死流我見我聞我證我作我教他作我如是否至以如是心如是意故輪迴沒溺於煩惱海如是四種纏繞裹結於煩惱中言無因果大德瞿曇仁應當知如是諸事而說偈言

若人欲得正見知

四禪清淨解脫處

心若覺了彼智已

知諸真聖及非真

如上分別應當宣

是故名為四禪解

能捨諸行及無行

此即知無字句名

以是彼處大梵天 說於世間諸梵行 若能行此梵行者 即當得生於梵宮

爾時菩薩聞阿羅邏如是語已復更重問其方便行若行方便所至之處及以梵行修行當行行處行法尊者為我一切解說

爾時阿羅邏依已總論義例宗體一切皆向菩薩而說仁者瞿曇凡欲修行應捨宮宅依出家儀乞食活命發弘大誓修持戒行住於知足隨所堪辦衣食臥具閑靜住處獨行獨坐如諸論中智所知見貪欲瞋恚愚癡過咎見已遠離厭惡諸欲受最快樂調伏諸根入於禪定當於爾時遠離諸欲遠離諸患空閑之處生離分別即得初禪得初禪已還復思惟如是分別漸漸得樂既得樂已住是寂定還依因此寂定之力意重厭離欲瞋恚等既數厭離心轉喜歡既加喜歡增長於智是時即得生大梵宮生彼處已還更如是思惟分別此亂我智還復棄捨既棄捨已得第二禪生大歡喜得歡喜已見心被大歡喜所逼轉求勝上即至光音至光音天見受樂處至彼處已厭離喜樂既離喜樂即得三禪到三禪中即轉勝下遍淨諸天一向受樂若能如是得樂已捨不受不著即遠離諸苦樂之處得第四禪既離苦樂及攀緣心一切皆捨復有人以自慢心故求解脫相欲得出過四禪果報故內思惟此四禪法廣果天中所受果報此是麤智思惟觀之又如是言彼人思惟如是事已從三昧起見其身色有諸過患欲捨色身求上勝智故發是心彼人如是捨諸禪已進求勝處而